

宋

書

冊十一



宋書卷五十五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十五

臧燾

徐廣

傅隆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爲鄉里所稱晉孝武帝太元中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克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爲助教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廟又衛后旣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夫漢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

宋

書

卷五十五

列傳

中華書局聚

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禩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頃之去官以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己養親者十餘載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服闋除臨沂令義旗建爲太學博士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轉鎮南將軍高祖鎮京口與熹書曰頃學尙廢弛後進頽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尙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荆玉含寶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唯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邪想復弘之參高祖中軍軍事入補尙書度支郎改掌祠部襲封高陵侯時太廟鴟尾災熹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北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爲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

於古典循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疎之序也鄭玄以爲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爲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禮去祧則有壇墀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疎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屬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爲太祖尙在子孫之位至於敬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

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爲非禮典之旨所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旣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裕臣又以爲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裕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裕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淵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爲之改築雖所秉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旣居羣廟之上而四主禘裕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爲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爾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羣言紛錯非臣卑淺所能折中

時學者多從燾議竟未施行遷通直郎高祖鎮軍車騎中軍太尉諮議參軍高祖北伐關洛大司馬琅邪王同行除大司馬從事中郎總留府事義熙十四年除侍中元熙元年以脚疾去職高祖受命徵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飧不改其舊所得奉祿與親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仕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其年卒時年七十少帝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長子邃護軍司馬宜都太守少子綽太子中舍人新安太守邃長子謚之尚書都官郎烏程令謚之弟凝之學涉有當世才具與司空徐湛之爲異常之交年少時與北地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爲太祖所引見時上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其語上因回與論之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言謂僧祐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正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反凝之詞韻銓序兼有理證上甚賞焉歷隨王誕後軍記室錄事欲以爲青州其事不果遷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子夔尚書主客郎沈攸之征西功曹爲攸之盡節事在攸之傳凝之弟潭之亦有美譽太宗世歷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後廢帝元徽中爲左民尚書卒官潭之弟

澄之太子左積弩將軍元嘉二十七年領軍於盱眙爲索虜所破見殺追贈通直郎綽子煥順帝昇明中爲武昌太守沈攸之攻郢城煥棄郡赴之攸之敗伏誅傅僧祐祖父弘仁高祖外弟也以中表歷顯官征虜將軍南譙太守太常卿子邵員外散騎侍郎妻熹女也生僧祐有吏才再爲山陰令甚有能名末世令長莫及亦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前衛率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爲州辟廣從事西曹又譙王司馬恬鎮北參軍晉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爲祕書郎校書祕閣增置職僚轉員外散騎侍郎領校書如故隆安中尙書令王珣舉爲祠部郎李太后薨廣議服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旣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三年服從其議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尙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



議由是內外並執下官禮廣常爲愧恨焉元顯引爲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  
玄輔政以爲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高祖使撰軍服儀注乃除鎮軍咨議參  
軍領記室封樂成縣五等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尚書奏曰臣聞  
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陽秋著乎魯史自皇代有造中興晉祀道  
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倏爲疇古臣等參詳宜敕  
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詔曰先朝至德光被未著方策宜流風緬代永貽將來  
者也便敕撰集六年遷散騎常侍又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侍時有風雹爲  
災廣獻書高祖曰風雹變未必爲災古之聖賢輒懼而修己所以興政化而隆  
德教也嘗忝服事宿眷未忘思竭塵露率誠于習明公初建義旗匡復宗社神  
武應運信宿平夷且恭謙儉約虚心匪懈來蘇之化功用若神頃事故旣多刑  
德並用戰功殷積報敘難盡萬機繁湊固應難速且小細煩密羣下多懼又穀  
帛豐賤而民情不勸禁司互設而劫盜多有誠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未易炳  
追思義熙之始如有不同何者好安願逸萬物之大趣習舊駭新凡識所不免

要當俯順羣情抑揚隨俗則朝野歡泰具瞻允康矣言無可採願矜其愚款之志又轉大司農領著作郎皆如故十二年晉紀成凡四十六卷表上之遷祕書監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高祖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之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與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德實眷戀故主因更獻款永初元年詔曰祕書監徐廣學優行謹歷位恭肅可中散大夫廣上表曰臣年時衰耄朝敬永闕端居都邑徒增替怠臣墳墓在晉陵臣又生長京口戀舊懷遠每感暮心息道玄謬荷朝恩忝宰此邑乞相隨之官歸終桑梓微志獲申殞沒無恨許之贈賜甚厚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元嘉二年卒時年七十四答禮問百餘條用於今世廣子豁在良吏傳

傅隆字伯祚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咸晉司隸校尉曾祖晞司徒屬父祖早亡隆少孤又無近屬單貧有學行不好交游義熙初年四十始爲孟昶建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坐辭兼免復爲會稽征虜參軍家在上虞及東歸便有終焉之志

歷佐三軍首尾八年除給事中尙書僕射丹陽尹徐羨之置建威府以爲錄事  
參軍尋轉尙書祠部郎丹陽丞入爲尙書左右丞以族弟亮爲僕射總服不得  
相臨徙太子率更令廬陵王義真車騎咨議參軍出補山陰令太祖元嘉初除  
司徒右長史遷御史中丞當官而行甚得司直之體轉司徒右長史時會稽剡  
縣民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亡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息女葉依法徙趙  
二千里外隆議之曰原夫禮律之興蓋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  
出也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卽載之於趙雖云三世爲體猶一未有能  
分之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固無讐祖之義若稱可以殺趙趙當何以處載將父  
子孫祖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咎繇立法之本旨也向使日禪之孫砥鋒挺  
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碣稔侯何得流名百代以爲美談者哉舊令云殺  
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期功千里外耳令亦云  
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旣流  
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

內愧終身稱當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永絕事理固然也從之又出爲義  
與太守在郡有能名徵拜左民尚書坐正直受節假對人未至委出白衣領職  
尋轉太常十四年太祖以新撰禮論付隆使下意隆上表曰臣以下愚不涉師  
訓孤陋閭閻面牆靡識謬蒙詢逮愧懼流汗原夫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  
故用之家國君臣以之尊父子以之親用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義  
順用之鄉人友朋以之三益賓主以之敬讓所謂極乎天播乎地窮高遠測深  
厚莫尚於禮也其樂之五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微婉勸懲  
無不本乎禮而後立也其源遠流廣其體大而義精非夫叡哲大賢孰能明乎  
此哉况遭暴秦焚亡百不存一漢興始徵召故老搜集殘文其體例紕繆首尾  
脫落難可詳論幸高堂生頗識舊義諸儒各爲章句之說旣明不獨達所見不  
同或師資相傳共枝別幹故聞人二戴俱事後蒼俄已分異盧植鄭玄偕學馬  
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未逮曩時而問難星繁充斥兼兩搖文列錦煥爛可  
觀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雜國典未一於四海家法參駁於搢紳誠

宜考詳遠慮以定皇代之盛禮者也伏惟陛下欽明玄聖同規唐虞疇咨四岳  
興言三禮而伯夷未登微臣竊位所以大懼負乘形神交惡者無忘夙夜矣而  
復猥充博採之數與聞爰發之求實無以仰酬聖旨萬分之一不敢廢嘿謹率  
管穴所見五十二事上呈蚩鄙荏浪伏用竦報明年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在  
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二十八年卒時年八  
十三

史臣曰選賢於野則治身業弘求士於朝則飾智風起六經奧遠方軌之正路  
百家淺末捷至之偏道漢世登士閭黨爲先崇本務學不尙浮詭然後可以俯  
拾青組顧蔑贏金於是人厲從師之志家競專門之術藝重當時所居一旦成  
市饜舍暨啓著錄或至萬人是故仕以學成身由義立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  
家棄章句人重異術又選賢進士不本鄉閭銓衡之寄任歸臺閣以一人之耳  
目究山川之險情賢否臆斷萬不值一由是仕憑借譽學非爲己崇詭遇之巧  
速鄙稅駕之遲難士自此委筭植經各從所務早往晏退以取世資庠序黷校

之士傳經聚徒之業自黃初至于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高祖受命議創國  
學宮車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獲克就雅風盛烈未及曩時而濟濟焉頗  
有前王之遺典天子鸞旗警蹕清道而臨學館儲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禮先師  
後生所不嘗聞黃髮未之前覩亦一代之盛也臧熹徐廣傅隆裴松之何承天  
雷次宗並服膺聖哲不爲雅俗推移立名於世宜矣潁川庾蔚之鴈門周野王  
汝南周王子河內向琰會稽賀道養皆託志經書見稱於後學蔚之略解禮記  
并注賀循喪服行於世云

宋書卷五十五

宋書卷五十五考證

臧熹傳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貴監本作賚蓋因說文作賚而訛也今改正

宋書卷五十五考證





宋書卷五十六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十六

謝瞻

孔琳之

謝瞻字宣遠一名檐字通遠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第三兄也年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讚果然詩當時才士莫不歎異初爲桓偉安西參軍楚臺祕書郎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紀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解職隨從爲柳建威長史尋爲高祖鎮軍琅邪王大司馬參軍轉主簿安成相中書侍郎宋國中書黃門侍郎相國從事中郎弟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

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高祖以瞻爲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陳說以爲笑戲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訴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婚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厲爲國爲家遂卒時年三十五瞻善於文章辭采之美與族叔混弟靈運相抗靈運父奐無才能爲祕書郎早年而亡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使瞻與靈運登車使商較人物瞻謂之曰祕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弟疇字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疾晨昏溫清和藥捧膳不闕一時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爲病畏驚微賤過甚一家尊卑感疇至性咸納履而行屏

氣而語如此者十餘年初爲州主簿中軍行參軍太子舍人俄遷祕書丞自以兄居權貴己蒙超擢固辭不就徐羨之請爲司空長史黃門郎元嘉三年從坐伏誅時年三十一有詔宥其子世平又早卒無後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祖沈晉丞相掾父殿光祿大夫琳之彊正有志力好文義解音律能彈棋妙善草隸郡命主簿不就後辟本國常侍輕之尉桓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於爲錢則是妨其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四民各肆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敝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民競蘊溼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至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旣用而廢之則百

姓頓亡其財今括囊天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充衍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饑困此斷錢之立敝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三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精力達治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民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尙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昔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便自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旣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民時各順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固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

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玄又議復肉刑  
琳之以爲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旣異致化實同寬猛相濟惟變所適書  
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  
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省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  
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  
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罰之中所  
以見美在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後懼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  
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悵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  
同而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然人情慎  
顯而輕昧忽遠而驚近是以盤盂有銘韋弦作佩況在小人尤其所惑或目所  
不覩則忽而不戒日陳于前則驚心駭矚由此言之重之不必不傷輕之不必  
不懼而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旣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爲先  
屢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依舊制豈曰允中

貴獻管穴亥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遷楚臺員外散騎侍郎  
遭母憂去職服闋除司徒左西掾以父致仕自解時司馬休之爲會稽內史後  
將軍仍以琳之爲長史父憂去官服闋補太尉主簿尙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  
史所居著績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修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  
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信  
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  
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  
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  
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  
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  
衆僚之卑何嫌於卽卽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准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  
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卽用一印無  
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

又曰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于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況復兼以游費實爲民患者乎凡人上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又曰昔事故飢荒米穀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于今一倍綿絹旣貴蠶業者滋雖勲厲兼倍而貴猶不息愚謂致此良有  
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正用鎧而已至於袍襖襠褱必俟戰陣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羅使命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唯一府衆軍皆然綿帛易敗勢不支久又晝以禦寒夜以寢臥曾未周年便自敗裂每絲絲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勳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由於斯私服爲之難貴官庫爲之空盡愚謂若侍衛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給仗不煩鎧襖用之旣簡則其價自降又曰夫不恥惡食唯君子能之

肴饌尚奢爲日久矣今雖改張是弘而此風未革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爲說目之費富者以之示夸貧者爲之單產衆所同鄙而莫能獨異愚謂宜粗爲其品使奢儉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貶黜則德儉之化不日而流遷尙書吏部郎義熙六年高祖領平西將軍以爲長史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又除高祖平北征西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出爲吳興太守公事免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尙書令徐羨之曰臣聞事上以奉憲爲恭臨下以威嚴爲整然後朝典惟明莅衆必肅斯道或替則憲綱其頽臣以今月七日預皇太子正會會畢車去并猥臣停門待闕有何人乘馬當臣車前收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諮審欲錄每有公事臣常慮有紛紜語令勿問而何人獨罵不止臣乃使錄何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喚有兩威儀走來擊臣收捕尙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手力擊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凶敢錄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儀悉皆縛取臣勅下人一不得鬪凶勢轉張有頃乃散又有羣人就臣車側錄收捕樊馬子牙行築馬子頓伏不能還臺臣



自錄非本無對校而宗敢乘勢凶恣篡奪罪身尙書令臣羨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云羨之不禁或云羨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既乖國憲禁而不止又不經通陵犯監司凶聲彰赫容縱宗等曾無糾問虧損國威無大臣之體不有準繩風裁何寄羨之內居朝右外司輦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肅是風軌致使宇下縱肆凌暴憲司凶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己有短垣而自踰之又宗爲篡奪之主縱不糾問二三虧違宜有裁貶請免羨之所居官以公還第宗等篡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處詔曰小人難可檢御司空無所問餘如奏羨之任居朝端不欲以犯憲示物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治中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停寢其事琳之不許璩之固陳琳之謂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爾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高祖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又領本州大中正遷祠部尙書不治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時年五十五追贈太常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治中從事史邈子覲別有傳覲弟道存世祖大明中歷黃門吏部郎臨海王子瑱前軍

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僞號爲侍中行雍州事事敗自殺

史臣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爲民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民未離情嗜疎寡奉生贍己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有譌變姦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子事逸末業流而漫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棄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稔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旣不療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爲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錐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無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僞還淳反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縑粟羨溢同於水火旣而蕩滌園法

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于後比屋稱仁豈伊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  
孔琳之覩其末而不統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

宋書卷五十六

宋

書

卷五十六

列傳

六 中華書局聚



宋書卷五十六考證

謝瞻傳吾家素以退爲業○南史素字在以字下臣承蒼按素業二字乃當時

常語蔡興宗傳云以業尙素立見稱卽此意也素退是樸素恬退之義當從之

靈運父奐○奐南史作瓌

使瞻與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南史與字下有靈運共車四字

謝朓附傳母爲病畏驚微賤過甚一家尊卑感朓至性咸納屨而行屏氣而語

○南史驚字下有而字監本母字在爲字下又賤字訛作踐今改正

孔琳之傳父殿光祿大夫○殿南史作廡

後辟本國常侍輕之尉○輕之二字疑誤

史臣論一夫躬稼則餘食委室○食一本作飧

宋書卷五十六考證

珍做宋版印

第一夫... 考證

本... 考證

文... 考證

○... 考證

... 考證

... 考證

○... 考證

... 考證

... 考證

... 考證

... 考證

宋書卷五十七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十七

蔡廓子興宗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也曾祖謨晉司徒祖系撫軍長史父緝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時桓玄輔晉議復肉刑廓上議曰夫建封立法弘治稽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灑湛露以膏潤厲嚴霜以肅威晞風者陶和而安恬畏戾者聞憲而警慮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民多惇謹圖像既陳則機心冥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爲季末澆僞法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姦況乎黥劓豈能反其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治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三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爲留愍今英輔翼讚道邈

伊周雖閉否之運甫開而遐遺之難未已誠宜明慎用刑愛民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使將斷之骨荷更榮於三陽干時之華監商飆而知懼威惠俱宣感畏偕設全生拯暴於是乎在遷司徒主簿尚書度支殿中郎通直郎高祖太尉參軍司徒屬中書黃門郎以方鯁閑素爲高祖所知及高祖領兗州廓爲別駕從事史委以州任尋除中軍諮議參軍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服闋相國府復板爲從事中郎領記室宋臺建爲侍中建議以爲鞠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爲大自今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訴使民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爲允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王淮之坐不糾免官高祖以廓剛直不容邪枉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每諮廓然後施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爲屈時疑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朝堂班次亮與廓書曰揚州自應著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



坐下足下試更尋之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推王姬下王后一等則皇子居然在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今抄疏如別又海西卽位赦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撫軍將軍會稽王第二大司馬第三大司馬位既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王之下豈非下皇子邪此文今具在也永和中蔡公爲司徒司馬簡文爲撫軍開府對錄朝政蔡爲正司不應反在儀同之下而于時位次相王在前蔡公次之耳諸例甚多不能復具疏揚州反乃居卿君之下恐此失禮宜改之邪廓答曰揚州位居卿君之下常亦惟疑然朝廷以位相次不以本封復無明文云皇子加殊禮齊獻王爲驃騎孫秀來降武帝欲優異之以秀爲驃騎轉齊王爲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使在公右則齊王本次自尊何改鎮軍令在驃騎上明知故依見位爲次也又齊王爲司空賈充爲太尉俱錄尙書署事常在充後潘正叔奏公羊事于時三錄梁王彤爲衛將軍署在太尉隴西王泰司徒王玄冲下近太元初賀新宮成司馬太傅爲中軍而以齊王柔之爲賀首立安帝爲太子

止禮徐邈爲郎位次亦以太傅在諸王下又謁李太后宗正尙書符令以高密王爲首時王東亭爲僕射王徐皆是近世識古今者足下引式乾公王吾謂未可爲據其云上出式乾古傳中彭城王植荀組潘岳嵇紹杜斌然後道足下所疏四王在三司之上反在黃門郎下有何義且四王之下則云大將軍梁王彤車騎趙王倫然後云司徒王戎耳梁趙二王亦是皇子屬尊位齊在豫章王常侍之下又復不通蓋書家指疏時事不必存其班次式乾亦是私宴異於朝堂如今含章西堂足下在僕射下侍中在尙書下耳來示又云曾祖與簡文對錄位在簡文下吾家故事則不然今寫如別王姬身無爵位故可不從夫而以王女爲尊皇子出任則有位有位則依朝復示之班序唯引泰和赦文差可爲言然赦文前後亦參差不同太宰上公自應在大司馬前耳簡文雖撫軍時已授丞相殊禮又中外都督故以本任爲班不以督中外便在公右也今護軍總方伯而位次故在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思之遷司徒左長史出爲豫章太守徵爲吏部尙書廓因北地傳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

語錄尙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也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尙書與吏部尙書連名故廓云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爲祠部尙書太祖入奉大統尙書令傅亮率百僚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廓別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營陽不幸卿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太祖卽位謝晦將之荊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也廓年位並輕而爲時流所推重每至歲時皆束帶到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小大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鄒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爲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時年四十七高祖嘗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

子興宗

興宗年十歲失父哀毀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興軌廓亡而館宇未立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補宅直興宗年十歲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價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喪母少好學以業尙素立見稱初爲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太子舍人南平穆王冠軍參軍武昌太守又爲太子洗馬義陽王友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與興宗厚善元凶弑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出爲司空何尙之長史又遷太子中庶子世祖踐祚還先職遷臨海太守徵爲黃門郎太子中庶子轉游擊將軍俄遷尙書吏部郎時尙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轉司徒左長史復爲中庶子領前軍將軍遷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城爲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廣陵躬自收殮致喪還豫章舊

墓上聞之甚不悅廬陵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鑱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贍送  
興宗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尋左遷司空沈慶之  
長史行兗州事還爲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  
死子令孫時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爲戎首身今尙存累經肆  
眚猶應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爲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不合關  
若士先審知逆謀當時卽應啓聞包藏積年發因私怨況稱風聲路傳實無定  
主而干黷欺罔罪合極法又有訟民嚴道恩等二十二人事未洗正敕以當訊  
權繫尙方興宗以訟民本在求理故不加械卽若繫尙方於事爲苦又司徒前  
劾送武康令謝沈及郡縣尉還職司十一人坐仲良鑄錢不禽久已判結又送  
郡主簿丘元敬等九人或下疾假或去職已久又加執啓事悉見從出爲東陽  
太守遷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徵還未拜留爲左民尙書  
頃之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  
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媢尙書僕射顏師伯謂議曹郎王軌之曰蔡尙書常免

昵戲去人實遠軌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尙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卽位與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爲今日復安用此與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營陽王卽位亦有文策今在尙書可檢視也不從與宗時親奉璽綬嗣主容色自若了無哀貌與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嘉容終之以釁結大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時義恭錄尙書事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尙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與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恇撓阿順法興常慮失旨聞與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與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

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與宗每陳選事法與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與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章等遷授失序與宗又欲爲美選時薛安都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左率殷常爲中庶子與宗先選安都爲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常爲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左衛與宗曰率衛相去唯阿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頓爲降貶若謂安都晚達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輕宜有貫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官宜加超授者殷常便應侍中那得爲黃門而已與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常中庶百日今又領校不爲少也使選令史顏禕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既中旨以安都爲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與宗吳郡太守固辭郡執政愈怒又轉爲新安王子鸞撫軍司馬輔國將軍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於是大怒上表曰臣聞慎節言語大易有規銓序九流

無取裁闕若乃結黨連羣譏訴互起街談巷議罔顧聽聞乃撤實憲制所宜禁經之巨蠹侍中祕書監臣或自表父疾必求侍養聖旨矜體特順所陳改授臣府元僚兼帶軍郡雖臣駑劣府任非輕准之前人不爲屈後京郡本以爲祿不計戶之少多遇缺便用無關高下撫軍長史莊滯府累朝每陳危苦內職外守稱未堪依唯王球昔比賜以優養恩慈之厚不近於薄前新除吳郡太守興宗前居選曹多不平允鴻渥含宥恕其不閑改任大都寵均阿輔仍苦請益州雅達成命伏尋揚州刺史子尙吳興太守休若並國之茂戚魯衛攸在猶牧守東山竭誠撫莅而辭擇適情起自庶族逮佐北蕃尤無欣荷御史中丞永昔歲餘愆從恩今授光祿勳臣淹雖曰代臣累經降黜後效未申以何取進司徒左長史孔覲前除右衛尋徙今職回換之宜不爲乃少竊外談謂或等咸爲失分又聞興宗躬自怨對與尙書右僕射師伯疏辭旨甚苦臣雖不見所聞不虛臣以汎才不應機務謬自幸會受任三朝進無古人舉賢之美退無在下獻替之績致茲紛紜伏增慚悚然此源不塞此風弗變將虧正道塵穢感猷伏願聖聽賜



垂覽察詔曰太宰表如此省以憮然朕恭承洪緒思弘盛烈而在朝凌競驅扇成風將何以式揚先德克隆至化公體國情深保釐攸託便可付外詳議義恭因使尙書令柳元景奏曰臣義恭表詔書如右攝曹辨覈尙書袁愍孫牒此月十七日詣僕射顏師伯語次因及尙書蔡興宗有書固辭今授仍出疏見公乃者數紙不意悉何所道緣此因及朝士當今聖世不可使人以爲少今牒數之朝廷處之實得所臣等亦自謂得分常在門袁愍孫無或措多而愚意欲啓更量出內之宜芻蕘管見願在聞徹選令史宣傳密事故因附上聞亦外人言此今辭慶先列今月十八日往尙書袁愍孫論選事愍孫云昨詣顏僕射出蔡尙書疏見示言辭甚苦又云所得亦少主上踐祚始爾朝士有此人不多物議謂應美用乃更恨少使咨事便啓錄公又謝莊闕時未老其疾以轉差今居此任復爲非宜謂宜中書令才望爲允又孔覲南士之美所歷已多近頻授卽復回改於理爲屈門下無人此是名選又張求人地可論其去歲愆戾非爲深罪依其望復門下一人張淹替忝南下預因休戚雖屢經愆黜事亦已久謂應祕

書監帶授興宗手跡數紙文翰炳然事證明白不假覈辨愍孫任居官人職掌銓裁若有未久則宜顯言而私加許與自相選署託云物論終成虛詭隱末出端還爲矛盾臣聞九官成讓虞風垂則誹主怨時漢罪夙斷況義爲身發言謗朝序亂辟害政混穢大猷紛紜彰謬上延詔旨不有霜准軌憲斯淪請解興宗新附官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免愍孫所居官詔曰興宗首亂朝典允當明憲以其昔經近侍未忍盡法可令思愆遠封愍孫羈評自己委咎物議可以子領職除興宗新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爲妾姿貌甚美有名京師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以不覺及興宗被徙論者並云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既不欲以徙大臣爲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尙之被繫義恭師伯誅復起興宗爲臨海王子項前軍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顥爲雍州刺史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事顥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

通便若朝廷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今  
不去虎口而守此危逼後求復出豈得哉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  
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  
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京城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  
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部尙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  
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耳身非有求  
何爲見拒還造慶之慶之遣羨報命要興宗令往興宗因說之曰先帝雖無功  
於天下要能定平凶逆在位十一年以道晏駕主上紹臨四海清謚卽位正是  
舉止違衷小小得失耳亦謂春秋尙富進德可期而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  
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無復假息之望所冀正在公一人而已若復坐視成  
敗者非唯身禍不測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  
人人危怖指麾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  
敢盡言願公思爲其計慶之曰僕皆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

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要富貴求功賞各欲免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宋越譚金之徒出公宇下並受生成攸之恩仁公家口子弟耳誰敢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宅內奴僮人有數百陸攸之今入東討賊又大送鎧仗在青溪未發攸之公之鄉人驍勇有膽力取其器仗以配衣宇下使攸之率以前驅天下之事定矣僕在尙書中自當率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昔太甲罪不加民昌邑虐不及下伊尹霍光猶成大事况今蒼生窘急禍百往代乎又朝廷諸所行造民間皆云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車駕屢幸貴第醉酣彌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養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深感君無已意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故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云已見誅市道喧擾玄謨典籤包法榮者家在東陽與

宗故郡民也爲玄謨所信見使至興宗因謂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此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常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爲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初玄謨舊部曲猶有三千人廢帝頗疑之徹配監者玄謨太息深怨啓留五百人巖山營墓事猶未畢少帝欲獵又悉喚還城巖兵在中堂興宗勸以此衆舉事曰當今以領軍威名率此爲朝廷唱始事便立剋領軍雖復失脚自可乘輦處分禍殆不測勿失事機君還可白領軍如此玄謨遣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太宗踐祚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壻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扣發者季產曰蔡尙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爾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慚色右衛將軍劉道隆爲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嘗夜幸著作佐郎江敷宅興宗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寫道隆深達此旨招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帝每因朝宴捶歐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愨孫等咸見陵曳唯興宗得免頃之太宗定大事是夜廢帝橫尸在大醫閣口興宗謂尙書右僕

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反國家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興宗曰今普天圖逆人有異志宜鎮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從之加游擊將軍未拜遷尙書右僕射尋領衛尉又領兗州大中正太宗謂興宗曰諸處未定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旣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尙書褚淵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赭圻平函送袁顛首勅從登高掖門樓觀之興宗潸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食邑五百戶固讓不許封樂安縣伯邑三百戶國秩吏力終以不受時殷琰據壽陽爲逆遣輔國將軍劉劭攻圍四方旣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爲詔譬琰興宗曰天

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私慰今直中書爲詔彼必疑謂非真未是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勔詐造果不敢降攻戰經時人乃歸順先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順泰始元年冬遣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宜撫之以和卽安所莅乃遣須單使及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不測叛臣釁重必宜翦戮則比者所宥亦已弘矣況安都外據疆地密邇邊關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遂叛將生盱食之憂彭城嶮固兵強將勇圍之旣難攻不可拔疆塞之虞二三宜慮臣爲朝廷憂之時張永已行不見從安都聞大軍過淮嬰城自守要取索虜永戰大敗又值寒雪死者十八九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欲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慚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春出爲使持節都督鄧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鄧州刺史坐詣尙書切論以何始真爲咨議參軍初不被許後又重陳上怒貶號平西將軍尋又復號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

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爲鄱陽郡值晉安王子勛爲逆轉在竟陵爲吳喜所殺  
母老女穉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令得東還在任三  
年遷鎮東將軍會稽太守加散騎常侍尋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東陽新安永  
嘉臨海五郡諸軍事給鼓吹一部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又幸臣近習參半  
宮省封略山湖妨民害治興宗皆以法繩之會土全實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  
舍相望橈亂在所大爲民患子息滋長督責無窮興宗悉啓罷省又陳原諸逋  
負解遺雜役並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久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先是元  
嘉中羊玄保爲郡亦行鄉射太宗崩興宗與尙書令袁粲右僕射褚淵中領軍  
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雖益梁寧南北  
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加班劍二十人常侍如故  
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內政權重一時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  
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  
舍人王弘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



雜無所知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  
我便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道隆等以興宗彊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  
爲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常侍如故固辭不拜興宗幼立風概家  
行尤謹奉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  
有才藻學見與錫弟僧達書詰讓之曰昔謝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  
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爲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顓始生彖  
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卽顓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  
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  
經陳啓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  
邪舊意旣乖彖亦他娶其後彖家好不終顓又禍敗彖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  
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嫠居名門高冑多欲結婚姻明帝亦勅適謝氏興宗並不  
許以女適彖北地傅隆與廓相善興宗修父友敬泰豫元年薨時年五十八遺  
令薄葬奏還封爵追贈後授子景玄固辭不受又奏還封表疏十餘上見許詔

曰景玄表如此故散騎常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樂安縣開國伯興宗忠恪立朝謀猷宣著往屬時難勳亮帷幄錫珪分壤實允通誥而懇誠慊訴備彰存沒廉概素情有絜聲軌景玄固陳先志良以惻然雖彝典宜全而哀款難奪可特申不瞑之請永矜克讓之風初興宗爲鄆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之號焉文集傳於世景玄雅有父風爲中書郎晉陵太守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

史臣曰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業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世名臣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銓衡恥爲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宋書卷五十七考證

蔡廓傳自今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訴使民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  
使民一本作便足

蔡興宗傳又張求人地可論其去歲愆戾非爲深罪○張求南本作張永  
宜使喪禮粗足○監本脫禮字今從南本增入

宋書卷五十七考證



宋書卷五十八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十八

王惠

謝弘微

王球

王惠字令明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謚所知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辨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慚而退高祖聞其名以問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卽以爲行太尉參軍事府主簿從事中郎世子建府以爲征虜長史仍轉中軍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京師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曰惟覺卽時逢人耳常臨曲水風雨暴至座者皆馳散惠徐起姿貌不異常日世子爲荊州惠長史如故領南郡太守不拜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減袁曜卿也旣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遷世子

宋

書

卷五十八

列傳

一

中華書局聚

詹事轉尙書吳興太守少帝卽位以蔡廓爲吏部尙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卽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聚置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卽拜雖事異而意同也兄鑿頗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意甚不同謂鑿曰何用田爲鑿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復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元嘉三年卒時年四十二追贈太常無子

謝弘微陳郡陽夏人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從叔峻司空琰第二子也無後以弘微爲嗣弘微本名密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年十歲出繼所繼父於弘微本總麻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衷義熙初襲峻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書數千卷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豫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旣不措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

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混五言詩所云昔爲烏衣遊戚戚皆親姪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云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矐恃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云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迨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宴之餘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雋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誠無文其尙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訊直轡鮮不躡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尙無勸由慕藺勿輕一簣少進往將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等並有誠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矐弘微兄多其小字也遠卽瞻字靈運小名客兒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員外散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

見誅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遷通直郎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爲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脩整倉庫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嘆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爲之涕流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循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太祖鎮江陵宋初封宜都王以琅邪王球爲友弘微爲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踰年菜蔬不改除鎮西諮議參軍太祖卽位爲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尙書吏部郎參預機密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佐並委弘微選擬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歷御史中丞彭城王



義康驃騎長史元嘉四年卒弘微蔬食積時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  
門釋慧琳詰弘微弘微與之共食猶獨素食琳慧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  
微損卽吉之後猶未服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答曰衣冠之變  
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感咽歔歔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  
兄弟友穆之至舉世莫及也弘微口不言人短長而矐好臧否人物矐每言論  
弘微常以宅語亂之六年東宮始建領中庶子又尋加侍中弘微志在素官畏  
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每有獻替及論時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  
上以弘微能營膳羞嘗就求食弘微與親故經營既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  
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漢世孔光八年秋有疾解右衛領太子右衛率  
還家議欲解弘微侍中以率加吏部尙書固陳疾篤得免九年東鄉君薨資財  
鉅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  
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  
祿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擣搗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

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性不堪其非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爲大卿親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尙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東鄉君葬混墓開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十年卒時年四十二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云受遣殺弘微弘微疾增劇豫告文宣弘微旣死與文宣分別而去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封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皆是太祖手勅上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營畢葬事追贈太常子莊別有傳

王球字倩玉琅邪臨沂人太常惠後父弟也父謚司徒球少與惠齊名美容止除著作佐郎不拜尋除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轉主簿豫章公世子中軍功曹宋國建初拜世子中舍人高祖受命仍爲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

以疾去職元嘉四年起爲義興太守從兄弘爲揚州服親不得相臨加宣威將軍在郡有寬惠之美徙太子右衛率入爲侍中領冠軍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徙中書令侍中如故遷吏部尚書球公子簡貴素不交遊筵席虛靜門無異客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頗好文義唯與琅邪顏延之相善居選職接客甚希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朝野稱之本多羸疾屢自陳解遷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領廬陵王師兄子履進利爲行深結劉湛委誠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與劉斌孔胤季等並有異志球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願違離以此復爲從事中郎太祖甚銜之及湛誅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何如履怖懼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命左右扶卽還齋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十七年球復爲太子詹事大夫王師如故未拜會殷景仁卒因除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腳疾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勳力而王球放恣如此恐宜以法糾之尚之

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索也猶坐白衣領職時羣臣詔見多不卽前卑疎者或至數十日大臣亦有十餘日不被見者唯球輒去未嘗肯停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追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無子從孫奐爲後大明末吳興太守

或人問史臣曰王惠何如答之曰令明簡又問王球何如答曰倩玉淡又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

宋書卷五十八

宋書卷五十八考證

王惠傳王惠字令明瑯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也○臣承蒼按晉書王恬王劭

皆導之子恬生珣珣生弘劭生默默生惠當云弘從祖弟諸本皆脫弟字今

未敢輒增

謝弘微傳沙門釋慧琳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食猶獨素食○素南本作蔬

宋書卷五十八考證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木香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八

宋書卷五十九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十九

殷淳

子孚

弟冲

淡

張暢

何偃

江智淵

殷淳字粹遠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祖允並晉太常父穆以和謹致稱歷顯官自五兵尚書為高祖相國左長史及受禪轉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復為五兵尚書吳郡太守太祖即位為金紫光祿大夫領竟陵王師遷護軍又遷特進右光祿大夫領始興王師元嘉十五年卒官時年六十諡曰元子淳少好學有美名少帝景平初為秘書郎衡陽王文學秘書丞中書黃門侍郎淳居黃門為清切下直應留下省以父老特聽還家高簡寡慾早有清尚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在秘書閣撰四部書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一年卒時年三十二朝廷痛惜之子孚有父風世祖大明末為始興相官至尚書吏部郎順帝撫軍長史淳弟冲字希遠歷中書黃門郎坐議事不當免復為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御史

中丞有司直之稱出爲吳興太守入爲度支尚書元凶妃卽淳女而冲在東宮爲劭所知遇劭弑立以爲侍中護軍遷司隸校尉冲有學義文辭劭使爲尚書符罪狀世祖亦爲劭盡力世祖剋京邑賜死冲弟淡字夷遠亦歷黃門吏部郎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大明世以文章見知爲當時才士

張暢字少微吳郡吳人吳興太守劭兄子也父禕少有孝行歷宦州府爲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琅邪王至洛還京都高祖封藥酒一甕付禕使密加酖毒禕受命旣還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爲論者所美弟牧嘗爲獬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蟆膾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卽愈州辟從事衡陽王義季征虜行參軍彭城王義康平北主簿司徒祭酒尚書主客郎未拜又除度支左民郎江夏王義恭征北記室參軍晉安太守又爲義季安西記室參軍南義陽太守臨川王義慶衛軍從事中郎揚州治中別駕從事史太子中庶子世祖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索虜托跋壽南侵太



尉江夏王義恭總統諸軍出兵彭泗時肅親率大眾已至蕭城去彭城十數里彭城衆力雖多而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建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陳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勛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都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謀之衆咸惶擾莫有異議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致之理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巖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脚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量其欲盡臨時更爲便宜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汙公馬蹄世祖旣聞暢議謂義恭曰阿父旣爲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爲城主而損威延寇其爲愧慙亦已深矣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奏朝廷期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暢言旣堅世祖又贊成其議義恭乃止時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爰乘驛至彭城取米穀定最爰旣去城內遣騎送之肅聞知卽遣數百騎急追爰已過淮僅得免初

爰去城內聞虜遣追慮爰見禽失米最慮知城內食少義恭憂懼無計猶欲奔走爰既免其日虜大衆亦至彭城燾始至仍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氈屋先是燾未至世祖遣將馬文恭向蕭城爲虜所破文恭走得免隊主蒯應見執至小市門曰魏主致意安北遠來疲乏若有甘蔗及酒可見分時防城隊主梁法念答曰當爲啓聞應乃自陳蕭城之敗又問應虜主自來不曰來問今何在應舉手指西南又曰士馬多少答云四十餘萬法念以燾語白世祖世祖遣人答曰知行路多乏今付酒二器甘蔗百挺聞彼有駱駝可遣送明日燾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曰魏主致意安北安北可暫出門欲與安北相見我亦不攻此城安北何勞苦將士在城上又騾驢駘是北國所出今遣送并致雜物又語小市門隊主曰既有餉物君可移度南門受之燾送駱駘騾馬及貂裘雜飲食既至南門門先閉請籥未出暢於城上視之虜使問是張長史邪暢曰君何得見識虜使答云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暢因問虜使姓答云我是鮮卑無姓且道亦不可暢又問君居何任答云鮮卑官位不同不可輒道然亦足

與君相敵耳虜使復問何爲忽忽杜門絕橋暢答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彼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剋日交戰虜使曰君當以法令裁物何用發橋復何足以十萬誇人我亦有良馬逸足若雲騎四集亦可以相拒暢曰侯王設嶮何但法令而已邪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政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二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鬪智不鬪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邪虜使曰不爾城守君之所長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具思者嘗在北國義恭遣視之思識是虜尙書李孝伯思因問李尙書苦行塗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答緣共知所以有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旣開門暢屏却人仗出對孝伯并進餉物虜使云貂裘與太尉駱駝騾與安北蒲陶酒雜飲叔姪共嘗燾又乞酒并甘橘暢宣世祖問致意魏主知欲相見常遲面寫但受命本朝過蒙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暫悉且城守備防邊鎮之常但悅以使之故勞而無怨耳太尉鎮軍得所送物魏主意

知復須甘橘今並付如別太尉以北土寒鄉皮袴褶脫是所須今致魏主螺杯  
雜粽南土所珍鎮軍今以相致此信未去燾復遣使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  
語太尉安北近以騎至車兩在後今端坐無爲有博具可見借暢曰博具當爲  
申啓但向語二王已非遜辭且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  
曰詔之與語朕之與我並有何異暢曰若辭以通可如來談既言有所施則貴  
賤有等向所稱詔非所敢聞孝伯又曰太尉安北是人臣與非暢曰是也孝伯  
曰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尙不可聞於中華況在  
諸王之貴而猶曰隣國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並皆年少久闕南信  
殊當憂邑若欲遣信者當爲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  
多使命日夕往來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  
君著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  
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在青徐也暢曰今者青徐實爲有賊  
但非白賊耳虜使云向借博具何故不出暢曰二王貴遠啓聞難徹孝伯曰周

公握髮吐哺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飧本施中國耳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俄頃送博具出因以與之燾又遣人云魏王致意安北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宋朝之美近於汝陽身被九創落在殿外我手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輒已語之但其弟苦辭今令與來使相見程天福謂使人曰兄受命汝陽不能死節各在一國何煩相見燾又送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自所食黑鹽治腹脹氣懣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治目痛柔鹽不食治馬脊創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黃甘幸彼所豐可更見分又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見李尙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自彼意非此所求義恭餉燾炬燭千挺世祖亦致錦一匹曰知更

須黃甘誠非所吝但送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乏故不復重付燾復求甘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乏孝伯又曰君南土膏梁何爲著屨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梁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孝伯又曰長史我是中州人久處北國自隔華風相去步武不得致盡邊皆是北人聽我語者長史當深得我孝伯又曰永昌王魏主從弟自復常鎮長安今領精騎入萬直造淮南壽春久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頭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亦是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藏入穴我間諸將倒曳脚而出之魏主賜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邪君家人甚相忿怨云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祖爲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人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冰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爲失機但因夜回師致戎馬小亂耳我家玄

謨斗城陳憲小將魏主傾國累旬不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一旅始濟融水魏國君臣奔迸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聖化姦盜未息亦使崔邪利撫之而已今沒虜手何損於國魏主自以十萬師而制一崔邪利方復足言邪聞蕭縣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示之耳文恭謂前以三隊出還走後大營嵇玄敬以百騎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觔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平加撫養而魏師入境肆行殘虐事生意外由彼無道官不負民民何怨人知入境土百無相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算次在鎮軍聖略經國之要雖不豫聞然用兵有機間亦不容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各應反命遲復更悉暢便回還孝伯追曰長史深自愛敬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因復謂曰善將愛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孝伯曰待此末期燾又遣就二王借筮篋

琵琶箏笛等器及棋子義恭答曰受任戎行不齋樂具在此燕會政使鎮府命妓有弦不條是江南之美今以相致世祖曰任居方岳初不此經慮且樂人常器又觀前來諸王贈別有此琵琶今以相與棋子亦付孝伯言辭辯贍亦北土之美也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歎息虜尋攻彭城南門并放火暢躬自前戰身先士卒及燾自瓜步北走經彭城下過遣人語城內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義恭大懼閉門不敢追虜期又至議欲芟翦麥苗移民堡聚衆論並不同復更會議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獨曰虜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在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堡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世祖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實如來論別駕王子夏因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世祖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世祖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爲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懽笑酬答阿



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大慚元嗣亦有慚色義恭之議遂寢太祖聞暢屢有正議甚嘉之世祖猶停彭城召暢先反并使履行盱眙城欲立大鎮時虜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又欲暢代劉興祖爲青州及彭城都督並不果三十年元凶弑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爲元佐居僚首哀容俯仰廕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韋綺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之者皆願爲盡命事平徵爲吏部尙書夷道縣侯食邑千戶義宣既有異圖蔡超等以暢民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徑斷絕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爲逆遣嬖人翟靈寶謂暢朝廷簡練舟甲意在西討今欲發兵自衛暢曰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以徇衆卽遣召暢止于東齋彌日不與相見賴司馬竺超民保持故獲全免旣而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民望暢雖署文檄而飲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義宣奔走暢於兵亂自歸爲軍人所掠衣服

都盡值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排玄謨上舉玄謨意甚不悅諸將欲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送京師下廷尉削爵土配左右尚方尋見原復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大明元年卒官時年五十顏竣表世祖張暢遂不救疾東南之秀蚤樹風範聞悽愴深切常懷謚曰宣子暢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咨議參軍浩弟淹世祖南中郎主簿世祖卽位爲黃門郎封廣晉縣子食邑五百戶太子右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民有辜使禮佛動至數千拜免官禁錮起爲光祿勳臨川內史太宗泰始初與晉安王子勳同逆率衆至鄱陽軍敗見殺暢弟說亦有美稱歷中書吏部郎侍中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勳建僞號於尋陽召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僞政事敗殺琬歸降事在琬傳復爲太子庶子仍除巴陵王休若衛軍長史襄陽太守四年卽代休若爲雍州刺史寧遠將軍復爲休若征西長史南郡太守六年太宗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

何偃字仲弘廬江灣人司空尚之中子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除中軍參軍  
臨川王義慶平西府主簿召爲太子洗馬不拜元嘉十九年爲丹陽丞除廬陵  
王友太子中舍人中書郎太子中庶子時義陽王昶任東官使偃行義陽國事  
二十九年太祖欲更北伐訪之羣臣偃議曰內幹胡法宗宣詔逮問北伐伏計  
賊審有殘禍犬羊易亂殲殄非難誠如天旨今雖廟算無遺而士未精習緣邊  
鎮戍充實者寡邊民流散多未附業控引所資取給根本虧根本以殉邊患宜  
動必萬剋無虞往歲挫傷續以內釁侮亡取亂誠爲沛然然淮泗數州實亦彫  
耗流傭未歸創痍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異薄之則勢艱圍之則曠日進退  
之間姦虞互起竊謂當今之弊易劔方來之寇不深宜含垢藏疾以齊天道遷  
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元凶弒立以偃爲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爲司  
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爲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  
譽會世祖卽位任遇無改除大司馬長史遷侍中領太子右庶子時責百官讜  
言偃以爲宜重農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俸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

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  
尚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爲榮侍中顏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  
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自謂任遇隆密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  
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愈憤懣與偃遂有隙竣時勢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心  
悻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醫不仕世祖遇偃既深備加治療名醫上藥隨所  
宜須乃得瘥時上長女山陰公主愛傾一時配偃子戡素好談玄注莊子逍搖  
篇傳於世大明二年卒官時年四十六世祖與顏竣詔曰何偃遂成異世美志  
長往與之周旋重以姻媾臨哭傷怨良不能已往矣如何宜贈散騎常侍金紫  
光祿大夫本官如故諡曰靖子子戡昇明末爲相國左長史

江智淵濟陽考城人湘州刺史夷弟子父僧安太子中庶子智淵初爲著作郎  
江夏王義恭太尉行參軍太子太傅主簿隨王誕後軍參軍世父夷有盛名夷  
子湛又有清譽父子並貴達智淵父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智淵常以爲恨自  
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爲隨王誕佐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咨議參軍謝莊府主

簿沈懷文並與智淵友善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淵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爲臺郎智淵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說固辭不肯拜竟陵王誕復版爲騎軍轉主簿隨府轉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誕將爲逆智淵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卽除中書侍郎智淵愛好文雅詞采清贍世祖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燕私甚數多命羣臣五三人游集智淵常爲其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智淵每以越衆爲慚未嘗有喜色每從游幸與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當呼己聳動愧慙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詬辱羣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智淵素方退漸不會旨嘗使以王僧朗嘲戲其子景文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加拜寧朔將軍行南徐州事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諡智淵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

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惶懼大明七年以憂卒時年四十六子季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卽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季筠妻王平望鄉君智淵兄子概早孤養之如子概歷黃門吏部侍中武陵王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後廢帝元徽中卒

史臣曰夫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坐談兵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楯前驅履腸涉血而已哉山濤之稱羊祜曰大將雖不須筋力軍中猶宜彊健以此爲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杜預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嘗跨馬一朝統大衆二十餘萬爲平原都督王戎把臂入林亦受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郡良家然後可受賑於朝堂荷推轂之重及虜兵深入徐服恇震非張暢正言則彭汴危矣豈其身扞飛鏑手折雲衝方足使窮堞假命危城載安乎仁者之有勇非爲臆說

宋書卷五十九考證

何偃傳緣邊鎮戍充實者寡○監本脫邊字今增

宋書卷五十九考證

宋

書

卷五十九考證

中華書局聚

珍做宋版印



宋書卷六十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二十

范泰

王淮之

王韶之

荀伯子

范泰字伯倫順陽山陰人也祖汪晉安北將軍徐克二州刺史父寧豫章太守泰初爲太學博士衛將軍謝安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二府參軍荊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請爲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謂忱曰酒雖會性亦所以傷生游處以來常欲有以相戒當卿沈湎措言莫由及今之遇又無假陳說忱嗟嘆久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曰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慢又問何如殷覲忱曰伯道易忱常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旣立軍甲亦充將欲掃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伯道意銳當令攤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會忱病卒召泰爲驃騎咨議參軍遷中書侍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專權

內外百官請假不復表聞唯籤元顯而已泰建言以爲非宜元顯不納父憂去職襲爵陽遂鄉侯桓玄輔晉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長史王準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並居喪無禮泰坐廢徙丹徒義旗建國子博士司馬休之爲冠軍將軍荊州刺史以泰爲長史南郡太守又除長沙相散騎常侍並不拜入爲黃門郎御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出爲東陽太守盧循之難泰預發兵千人開倉給粟高祖加泰振武將軍明年遷侍中尋轉度支尙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高祖嘗從容問混泰名輩可以比誰對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爲太常初司徒道規無子養太祖及薨以兄道憐第二子義慶爲嗣高祖以道規素愛太祖又令居重道規追封南郡公應以先華容縣公賜太祖泰議曰公之友愛卽心過厚禮無二嗣諱宜還本屬從之轉大司馬左長史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復爲尙書常侍如故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洛陽高祖還彭城與共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輦泰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在公言不異私室高祖甚賞愛之然拙於爲治故不得在政事之官

遷護軍將軍以公事免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明年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曰臣聞風化興於哲王教訓表於至世至說莫先講習甚樂必寄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尋師無遠負糧忘艱安親光國莫不由此若能出不由戶則斯道莫從是以明詔爰發已成渙汗學制既下遠近遵承臣之愚懷少有未達今惟新告始盛業初基天下改觀有志景慕而置生之制取少停多開不來之端非一塗而已臣以家推國則知所聚不多恐不足以宣大宋之風弘濟濟之美臣謂合選之家雖制所未達父兄欲其入學理合開通雖小違晨昏所以大弘孝道不知春秋則所陷或大故趙盾忠而書弑許止孝而得擧以斯爲戒可不懼哉十五志學誠有其文若年降無幾而深有志尙者何必限以一格而不許其進邪揚烏豫玄實在弱齒五十學易乃無大過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潁川陳載已辟太保掾而國子取爲助教卽太尉淮之弟所貴在於得才無繫於定品教學不明獎厲不著今有職閑而學優者可以本官領之門地二品宜以朝請領助教旣可以甄其名斯亦敦學之一隅

其二品才堪自依舊從事會今生到有期而學校未立覆篲實望其速回轍已  
淹其遲事有似賒而宜急者殆此之謂古人重寸陰而賤尺璧其道然也時學  
竟不立時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造五銖錢泰又諫  
曰流聞將禁私銅以充官銅民雖失器終於獲直國用不足其利實多臣愚意  
異不寧寢默臣聞治國若烹小鮮拯敝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  
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末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  
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治織  
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民尙寡倉廩未充轉運  
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者  
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  
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爲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  
揆者大夏鼎負圖寶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  
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爲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

民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陛下勞謙終日無倦庶務以身率物勤素成風而  
頌聲不作板涓不至者良由基根未固意在遠略伏願思可久之道除欲速之  
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則嘉謀日陳聖慮可廣其亡存心然後苞桑可繫  
愚誠一至用忘寢食景平初加位特進明年致仕解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  
愆失上封事極諫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于外黷武  
掖庭之內喧嘩省闈之間不聞將帥之臣統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抵生  
遠近之怪近者東寇紛擾皆欲伺國瑕隙今之吳會寧過二漢關河根本既搖  
于何不有如水旱成災役夫不息無寇而戒爲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羯虜難  
以理期此臣所以用忘寢食而干非其位者也陛下踐祚委政宰臣實同高宗  
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習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下觀而化疾於影響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勿疑  
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高地卑無幽不察興  
衰在人成敗易曉未有政治在於上而人亂於下者也臣蒙先朝過遇陛下殊

私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分而惜毫已及百疾互生便爲永違聖顏無復自盡之路貪及視息陳其狂瞽陛下若能哀其所請留心覽察則臣夕殞于地無恨九泉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羨之傅亮等與泰素不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泰謂所親曰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元嘉二年表賀元正并陳旱災曰元正改律品物惟新陛下藉日新以畜德仰乾元以履祚吉祥集室百福來庭頃旱魃爲虐亢陽愆度通川燥流異井同竭老弱不堪遠汲貧寡單於負水租輸既重賦稅無降百姓怨咨臣年過七十未見此旱陰陽并隔則和氣不交豈惟凶荒必生疾疫其爲憂虞不可備序雩祭之典以誠會事巫祝常祈罕能感上天之譴不可不察漢東海枉殺孝婦亢旱三年及祭其墓澍雨立降歲以有年是以衛人伐邢師興而兩伏願陛下式遵遠猷思隆高構推忠恕之愛矜冤枉之獄遊心下民之瘼厝思幽冥之紀令謗木豎闕諫鼓鳴朝察芻牧之言總統御之要如此則苞桑可繫危幾無兆斯而災害不消未之有也故夏禹引百姓之罪殷湯甘萬方之過太戊資桑穀

以進德宋景藉熒惑以脩善斯皆因敗以轉成往事之昭晰也循末俗者難爲風就正路者易爲雅臣疾患日篤夕不謀朝會及歲慶得一聞達微誠少亮無恨泉壤承違聖顏拜表悲咽遂輕舟遊東陽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之太祖不問也時太祖雖當陽親覽而羨之等猶秉重權復上表曰伏承廬陵王已復封爵猶未加贈陛下孝慈天至友于過隆伏揆聖心已自有在但司契以不唱爲高冕旒以因寄成用臣雖言不足採誠不亮時但猥蒙先朝忘醜之眷復沾廬陵矜顧之末息晏委質有兼常款契闊戎陣顛猥艱危厚德無報授令路絕此老臣兼不能自己者也朽謝越局無所逃刑泰諸子禁之表竟不奏三年羨之等伏誅進位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特進如故上以泰先朝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脚疾起居艱難宴見之日特聽乘輿到坐累陳時事上每優容之其年秋旱蝗又上表曰陛下昧旦丕顯求民之瘼明斷庶獄無倦政事理出羣心澤謠民口百姓翕然皆自以爲遇其時也災變雖小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臣所不敢誣有蝗之處縣官多課民捕

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臣聞桑穀時亡無假斤斧楚昭仁愛不榮自瘳卓茂去無知之虫宋均囚有異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殺石不能言星不自隕春秋之旨所宜詳察禮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上矣謝晦婦女猶在尚方始貴後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亦能有所感激臣於謝氏不容有情蒙國重恩寢處思報伏度聖心已當有在禮春夏教詩無一而闕也臣近侍坐聞立學當在入年陛下經略粗建意存民食入年則農功興農功興則田里闢入秋治庠序入冬集遠生二塗並行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淹稽爲戒不遠爲患任臣學官竟無微績徒墜天施無情自處臣之區區不望目覩盛化竊慕子囊城郢之心庶免苟偃不瞑之恨臣比陳愚見便是都無可採徒煩天聽愧忤反側書奏上乃原謝晦婦女時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曰天下務廣而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第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旱災未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曰頃亢旱歷時疾疫未已方之常災實爲過差古以爲王澤不流之徵陛下昧且臨



朝無懈治道躬自菲薄勞心民庶以理而言不應致此意以爲上天之於賢君  
正自殷敷無已陛下同規禹湯引百姓之過言動於心道敷自遠桑穀生朝而  
殞熒惑犯心而退非唯消災弭患乃所以大啓聖明靈雨立降百姓改瞻應感  
之來有同影響陛下近當仰推天意俯察人謀升平之化尙存舊典顧思與不  
思行與不行耳大宋雖揖讓受終未積有虞之道先帝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  
初至乃嗣主被殺哲藩嬰禍九服徘徊有心喪氣佐命託孤之臣俄爲戎首天  
下蕩蕩王道已淪自非神英撥亂反正則宗社非復宋有革命之與隨時其義  
尤大是以古今異用循方必壅大道隱於小成欲速或未必達深根固蒂之術  
未洽於愚心是用猖狂妄作而不能緘默者也臣旣頑且鄙不達治宜加以以  
篤疾重之以悞耄言或非言而復不能無言陛下錄其一毫之誠則臣不知厝  
身之所泰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  
文集傳於世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五年卒時年七十四追贈車  
騎將軍侍中特進王師如故諡曰宣侯長子昂早卒次子壽宜都太守次晏侍

中光祿大夫次曄太子詹事謀反伏誅自有傳少子廣淵善屬文世祖撫軍諮議參軍領記室坐曄事從誅

王淮之字元曾琅邪臨沂人高祖彬尚書僕射曾祖彪之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淮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起家爲本國右常侍桓玄大將軍行參軍玄篡位以爲尚書祠部郎義熙初又爲尚書中兵郎遷參高祖車騎中軍軍事丹陽丞中軍太尉主簿出爲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又爲高祖鎮西平北太尉參軍尚書左丞本郡大中正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爲僚友所憚淮之父納之祖臨之曾祖彪之至淮之四世居此職淮之嘗作五言范泰謝之曰卿唯解彈事耳淮之正色答猶差卿世載雄狐坐世子右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高祖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二年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縉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

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卽物情以玄義爲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遷司徒左長史出爲始興太守元嘉二年爲江夏王義恭撫軍長史歷陽太守行州府之任綏懷得理軍民便之尋入爲侍中明年徙爲都官尙書改領吏部性峭急頗失縉紳之望出爲丹陽尹淮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尙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淮之兩三人天下便治矣然寡乏風素不爲時流所重撰儀注朝廷至今遵用之十年卒時年五十六追贈太常子與之征虜主簿

王韶之字休泰琅邪臨沂人也曾祖虞晉驃騎將軍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父爲烏程令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偉之少有志尙當世詔命表奏輒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撰錄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旣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卽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辭論可觀爲後代佳史遷尙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司詔誥任在西省因謂之

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安帝之崩也高祖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酖毒恭帝卽位遷黃門侍郎領著作郎西省如故凡諸詔奏皆其辭也高祖受禪加驍騎將軍本郡中正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有司奏東冶士朱道民禽三叛士依例放遣韶之啓曰尙書金部奏事如右斯誠檢忘一時權制懼非經國弘本之令典臣尋舊制以罪補士凡有十餘條雖同異不紊而輕重實殊至於詐列父母死誣罔父母淫亂破義反逆此四條實窮亂抵逆人理必盡雖復殊刑過制猶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旣獲全首領大造已隆寧可復遂拔徒隸緩帶當年自同編戶列齒齊民乎臣懼此制永行所虧實大方今聖化惟新崇本棄末一切之令宜加詳改愚謂此四條不合加贖罪之恩侍中褚淡之同韶之三條却宜仍舊詔可又駁員外散騎侍郎王寔之請假事曰伏尋舊制羣臣家有情事聽併急六十日太元中改制年賜假百日又居在千里外聽併請來年限合爲二百日此蓋一時之令非經通之旨會稽雖塗盈千里未足爲難百日歸休於事自足若私理不同便應自表陳解豈宜名班朝列而

久淹私門臣等參議謂不合開許或家在河洛及嶺沔漢者道阻且長猶宜別有條品請付尙書詳爲其制從之坐璽封謬誤免黃門事在謝晦傳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廙作亂珣子弘廙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爲所陷深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卽位遷侍中驍騎如故景平之年出爲吳興太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爲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常慮爲弘所繩夙夜勤厲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太祖兩嘉之在任積年稱爲良守加秩中二千石十年徵爲祠部尙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取送故免官十二年又出爲吳興太守其年卒時年五十六七廟歌辭韶之制也文集行於世子曄尙書駕部外兵郎臨賀太守

荀伯子潁川潁陰人也祖羨驃騎將軍父猗祕書郎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爲雜戲遨遊閭里故以此失清塗解褐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著作郎徐度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爲佐郎助撰晉史及著桓玄等傳遷尙書祠部郎義熙九年上半年表曰臣聞咎繇亡後臧文以爲深歎伯氏奪

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崇朝宜許故太傅鉅平侯祐明德通賢宗臣莫二勳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然烝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紹愚謂鉅平之封宜同鄴國故太尉廣陵公陳淮黨翼孫秀禍加淮南竊饗大國因罪爲利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復因而不奪今王道惟新豈可不大判減否謂廣陵之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蕭陽縣公旣被橫禍及進弟秩始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非理終瓘功德不殊亦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以正國章詔付門下前散騎常侍江夏公衛璵上表自陳曰臣乃祖故太保瓘於魏咸熙之中太祖文皇帝爲元輔之日封蕭陽侯大晉受禪進爵爲公歷位太保總錄朝政于時賈庶人及諸王用事忘瓘忠節故楚王瑋矯詔致禍前朝以瓘秉心忠正加以伐蜀之勳故追封蘭陵郡公永嘉之中東海王越食蘭陵換封江夏戶邑如舊臣高祖散騎侍郎璵之嫡孫纂承封爵中宗元皇帝以曾祖故右衛將軍崇承襲逮于臣身伏聞祠部郎荀伯子表欲貶降復封蕭陽夫趙氏之忠寵延累葉漢祖開封誓以山河伏願陛下錄旣往之勳垂

罔極之施乞出臣表付外參詳潁川陳茂先亦上表曰祠部郎荀伯子表臣七世祖太尉淮禍加淮南不應濫賞尋先臣以翦除賈謚封海陵公事在淮南遇禍之前後廣陵雖在擾攘之際臣祖乃始蒙殊遇歷位元凱後被遠外乃作平州而猶不至除國良以先勳深重百世不泯故也聖明御世英輔係與曾無疑議以爲濫賞臣以微弱未齒人倫加始勉視息封爵兼嗣伏願陛下遠錄舊勳特垂矜察詔皆付門下並不施行伯子爲世子征虜功曹國子博士妻弟謝晦薦達之入爲尚書左丞出補臨川內史車騎將軍王弘稱之曰沈重不華有平陽侯之風伯子常自矜廢藉之美謂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遷散騎常侍本邑大中正又上表曰伏見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竊以爲疑昔武王剋殷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夏後於杞殷後於宋杞陳並爲列國而薊祝焦無聞焉斯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也是以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考之近世事亦有徵晉太始九年詔賜山陽公劉康子第一人爵關內侯衛公姬署

宋侯孔紹子一人駙馬都尉又太始三年太常上博士劉熹等議稱衛公署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臣以零陵王位宜在陳留之上從之遷太子僕御史中丞莅職懃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外內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謗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頗雜譏戲故世人以此非之出補司徒左長史東陽太守元嘉十五年卒官時年六十一文集傳於世子赤松爲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伯子族弟昶字茂祖與伯子絕服五世元嘉初以文義至中書郎昶子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世祖初爲晉陵太守坐於郡立華林閣置主書主衣下獄免前廢帝末爲御史中丞卒官

史臣曰夫令問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前謨以之垂美荀范二王雖以學義自顯而在朝之譽不弘蓋由才有餘而智未足也惜矣哉



宋書卷六十考證

王淮之傳王淮之字元曾○南史淮作准曾作魯臣照按准卽準字之減畫實

一字也范泰傳桓元輔晉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長史王準之並居喪無禮南史以淮之爲准之則當是一人然本傳不載居喪被劾事其官司徒左長史又在宋永初時亦未能確定其爲一人也

荀伯子傳著作郎徐度重其才學○徐度當作徐廣

宋書卷六十考證

宋

書

卷六十考證

中華書局聚



宋書卷六十一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二十一

武三王

武帝七男張夫人生少帝孫脩華生廬陵孝獻王義真胡婕妤生文皇帝王脩容生彭城王義康袁美人生江夏文獻王義恭孫美人生南郡王義宣呂美人生衡陽文王義季義宣別有傳廬陵孝獻王義真美儀貌神情秀徹初封桂陽縣公食邑千戶年十二從北征大軍進長安留守柏谷塢除員外散騎常侍不拜及關中平定高祖議欲東還而諸將行役既久咸有歸願止留偏將不足鎮固人心乃以義真行都督雍涼秦三州之河東平陽河北三郡諸軍事安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雍州刺史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爲長史委以關中之任高祖將還三秦父老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矣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數千間是公家屋宅捨此欲何之高

宋

書

卷六十一

列傳

中華書局聚

祖爲之愍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諸君戀本之意今留第二兒令文武賢才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授王脩令脩執其子孝孫手以授高祖義真尋除正加節又進督并東秦二州司州之東安定新平二郡諸軍事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人多在關中望因大威復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復經略隴右固關中之意咸共歎息而佛佛虜寇逼交至沈田子旣殺王鎮惡王脩又殺田子義真年少賜與左右不節脩常裁減之左右並怨因是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脩今殺田子是又欲反也義真乃使左右劉乞等殺脩脩字叔治京兆灊城人也初南渡見桓玄玄知之謂曰君平世吏部郎才脩旣死人情離駭無相統一高祖遣將軍朱齡石替義真鎮關中使義真輕兵疾歸諸將競斂財貨多載子女方軌徐行虜追騎且至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亟進恐虜追擊人也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騎追至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不從賊追兵果至騎數萬匹輔國將軍蒯恩斷後不能禁至青泥後軍大敗諸將及府功曹王賜悉被俘虜義真在前故得與數百人奔

散日暮虜不復窮追義真與左右相失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  
遣叫喚義真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宏大喜負之而歸義真  
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初高祖聞青泥敗未  
得義真審問有前至者訪之並云闇夜奔敗無以知存亡高祖怒甚剋日北伐  
謝晦諫不從及得宏啓事知義真已免乃止義真尋都督司雍秦并涼五州諸  
軍建威將軍司州刺史持節如故以段宏爲義真諮議參軍尋遷宋臺黃門郎  
領太子右衛率宏鮮卑人也爲慕容超尙書左僕射徐州刺史高祖伐廣固歸  
降太祖元嘉中爲征虜將軍青冀二州刺史追贈左將軍時義真將鎮洛陽而  
河南蕭條未及脩理改除揚州刺史鎮石頭永初元年封廬陵王食邑三千戶  
移鎮東城高祖始踐阼義真意色不悅侍讀學士蔡茂之問其故義真曰安不  
忘危休泰何可恃明年遷司徒高祖不豫以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南豫豫雍司  
秦并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鎮歷陽未之任而  
高祖崩義真聰明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顏延之慧琳道

人並周旋異常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徐羨之等嫌義真與靈運延之暱狎過甚故使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遊耳將之鎮列部伍於東府前既有國哀義真所乘舫單素不及母孫脩儀所乘者義真與靈運延之慧琳等共視部伍因宴舫內使左右剔母舫函道以施己舫而取其勝者及至歷陽多所求索羨之等每裁量不盡與深惡執政表求還都而少帝失德羨之等密謀廢立則次第應在義真以義真輕詆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乃奏廢之曰臣聞二叔不咸難結隆周淮南悖縱禍興盛漢莫不義以斷恩情爲法屈二代之事殷鑒無遠仁厚之主行之不疑故共叔不斷幾傾鄭國劉英容養覺廣難深前事之不忘後王之成鑒也案車騎將軍義真凶忍之性爰自稚弱咸陽之醜醜聲遠播先朝猶以年在紈綺冀能改厲天屬之愛想聞革心自聖體不豫以及大漸臣庶憂惶內外屏氣而縱博酣酒日夜無輟肆口縱言多行無禮先帝貽厥之謀圖慮經固親敕陛下詔臣等若

遂不悛必加放黜至言苦厲猶在紙翰而自茲迄今日月增甚至乃委棄藩屏  
志還京邑潛懷異圖希幸非冀轉聚甲卒徵召車馬陵墳未乾情事猶昨遂蔑  
棄遺旨顯違成規整棹浮舟以示歸志肆心專己無復諮承聖恩低徊深垂隱  
忍屢遣中使苦相敦釋而親對散騎侍郎邢安泰廣武將軍茅仲思縱其悖罵  
訕主謗朝此久播於遠近暴於人聽臣聞原火不撲蔓草難除青青不伐終致  
尋斧况憂深患著社稷慮切請一遵晉朝武陵舊典使顧懷之旨不墜於武廟  
全宥之德獲申於昵親仰尋感慟臨啓悲咽乃廢義真爲庶人徙新安郡前吉  
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諫曰臣聞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萬  
物故不繫於貴賤是以考叔反悔誓於及泉壺關復冤魂於湖邑當斯之時豈  
無尊卿賢輔或以事迫心違或以道壅謀屈何嘗不願聞善於輿隸藥石阿氏  
哉臣雖草芥備充黔首少不量力頗高殉義之風謂蹈善於朝聞愈徒生於白  
首用敢干禁忘戮披敘丹愚伏惟高祖武皇帝誕茲神武撫運龍興仰清天步  
則齊德有虞俯廓九州則侔功大夏故虔順天人享有萬國雖靈祚脩長聖躬

弗永陛下繼明紹統遐邇一心藩王哲茂四維寧謐傾耳康哉之詠企踵升平之風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士庶杜口人爲身計臣伏思大宋之興雖協應符緯而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使兄弟之美比輝魯衛龜策告同祚均七百豈不善哉陛下富於春秋慮未重複忽安危之遠算肆不忍於一朝特願留神允思重加詢采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帝締構之業下顧蒼生顛顛之望時開曲宥反王都邑選保傅於舊老求四友於髦俊引誘情性導達聰明凡人在苦皆能自厲況王質朗心聰易加訓範且中賢之人未能無過過貴自改罪願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謹昧死詣闕伏地以聞惟願丹誠一經天聽退就斧鑕無愧地下矣書奏以約之爲梁州府參軍尋又見殺景平二年六月癸未羨之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



八元嘉元年八月詔曰前廬陵王靈柩在遠國封墮替感惟拱慟情若貫割王體自至極地戚屬尊豈可令情禮永淪終始無寄可追復先封特遣奉迎并孫脩華謝妃一時俱還言增摧哽三年正月誅徐羨之傅亮等是日詔曰故廬陵王含章履正英哲自然道心內昭徽風遐被遭時多難志匡權逼天未悔禍運鍾屯險羣凶肆醜專竊國柄禍心潛構釁生不圖朕每永念讐恥含痛內結遵養姦慝情禮未申今王道旣亨政刑始判宣昭國體於是乎在可追崇侍中大將軍王如故爲慰冤魂少申悲憤又詔曰乃者權臣陵縱北亂基禍故吉陽令張約之抗疏矢言至誠慷慨遂事屈羣醜殞命遐疆志節不申感焉兼至昔關老奏書見紀漢策閭纂獻規荷榮晉代考其忠概參迹前蹤宜加旌顯式揚義烈可贈以一郡賜錢十萬布百匹義真無子太祖以第五子紹字休胤爲嗣元嘉九年襲封廬陵王少而寬雅太祖甚愛之二十年出爲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時年十二二十二年入朝加棨戟進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在任七年改授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未之鎮仍遷揚州刺史

將軍如故索虜至瓜步紹從太子鎮石頭二十九年疾患解職其年薨時年二十一遺令斂以時服素棺周身太祖從之追贈散騎常侍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刺史如故無子南平王鑠第三子敬先爲嗣本名敬秀旣出繼而紹妃褚秀之孫女故改焉景和二年爲前廢帝所害追贈中書侍郎諡曰恭王無子太宗泰始元年以世祖第二十一子晉熙王子興字孝文爲紹嗣封廬陵王爲輔國將軍南高平臨淮二郡太守並未拜爲太宗所殺三年更以桂陽王休範第二子德嗣紹爲建威將軍淮陵南彭城二郡太守後廢帝元徽二年與休範俱伏誅國復絕三年復以臨澧忠侯襲第三子暘字淵華繼紹爲給事中順帝昇明元年薨諡曰元王又無子國除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穎姿顏美麗高祖特所鍾愛諸子莫及也飲食寢臥常不離於側高祖爲性儉約諸子食不過五醢盤而義恭愛寵異常求須菓食日中無算得未嘗噉悉以乞與傍人廬陵諸王未嘗敢求亦不得景平二年監南豫豫司雍秦并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代廬陵王義真鎮歷陽

時年十二元嘉元年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戶加使持節進號撫軍將軍給鼓吹一部三年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進監爲都督未之任太祖征謝晦義恭還鎮京口六年改授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旣出鎮太祖與書誡之曰汝以弱冠便親方任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今旣分張言集未日無由復得動相規誨宜深自砥礪思而後行開布誠心厝懷平當親禮國士友接佳流識別賢愚鑒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進德脩業未有可稱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袁太妃亦說如此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在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應慨然立志念自裁抑何至丈夫方欲贊世成名而無斷者哉今粗疏十數事汝別時可省也遠大者豈可具言細碎復非筆可盡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尙先哲所去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

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己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苟有所懷密自書陳若形迹之間深宜慎護至於爾時安危天下決汝二人耳勿忘吾言今既進袁太妃供給計足充諸用此外一不須復有求取近亦具白此意唯脫應大餉致而當時遇有所乏汝自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勿使留滯判急務訖然後可入問訊既覩顏色審起居便應卽出不須久停以廢庶事也下日及夜自有餘閑府舍住止園池堂觀略所諳究計當無須改作司徒亦云爾若脫於左右之宜須小小回易當以始至一治爲限不煩紛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汝復不習殊當未有次第訊前一二日取訊簿密與劉湛輩共詳大不同也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矜獨斷之明也萬一如此必有大吝非唯訊獄君子用心自不應爾刑獄不可壅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亦宜豫敕

左右人有至誠所陳不可漏泄以負忠信之款也古人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或相讒構勿輕信受每有此事當善察之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游不宜令過擣蒲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與長汝嬪侍左右已有數人旣始至西未可忽忽復有所納又誠之曰宜數引見佐史非唯臣主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復何由知其衆事廣引視聽旣益開博於言事者又差有地也九年徵爲都督南充徐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充州刺史鎮廣陵時詔內外百官舉才義恭上表曰臣聞雲和備樂則繁會克諧驊騮服則致遠斯效陛下順簡賡化文明在躬玉衡旣正泰階載一而猶發慮英髦垂情及陋幽谷空同顯著揚歷是以潛虬聳鱗佇利見之期翔鳳弭翼應來儀之感竊見南陽宗炳操履閑遠思業真純砥節丘園息賓盛世貧約而苦內無改情軒冕屢招確爾不拔若以蒲

帛之聘感以大倫之美庶投竿釋褐翻然來儀必能毗燮九官宣贊百揆尙書  
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參軍事臣王天寶並局力允濟忠諒款誠往年  
逆臣叛逸華陽失守森之全境寧民績章危棘前者經略伊瀍元戎喪旅天寶  
北勤河朔東據營丘勳勇旣昭心事兼竭雖蒙褒敘未盡才宜並可授以邊藩  
展其志力交趾遼邈累喪藩將政刑每關撫莅惟艱南中夔遠風謠迴隔蠻獠  
狡竊邊氓荼炭實須練實以綏其難謂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寶可寧州刺史庶  
足威懷荒表肅清遐服昔魏戍之賢功存薦士趙武之明事彰管庫臣識愧前  
良理謝先哲率舉所知仰酬採訪退懼瞽言無足甄獎十六年進位司空明年  
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藩徵義恭爲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  
徒錄尙書領太子太傅持節如故給班劍二十人置仗加兵明年解督南兗二  
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餘如故義恭旣小心恭慎且戒義康之失雖爲總錄奉  
行文書而已故太祖安之相府年給錢二十萬宅物倍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  
足太祖又別給錢年千萬二十年領國子祭酒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

二十七年春索虜寇豫州太祖因此欲開定河洛其秋以義恭總統羣帥出鎮彭城解國子祭酒虜遂深入徑至瓜步義恭與世祖閉彭城自守二十八年春虜退走自彭城北退義恭震懼不敢追其日民有告虜驅廣陵民萬餘口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並請義恭又禁不許經宿太祖遣驛至使悉力急追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虜先已聞知乃盡殺所驅廣陵民輕騎引去初虜深入上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備加誡勅義恭答曰臣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恥及虜至義恭果走賴衆議得停事在張暢傳降義恭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魯郡孔子舊庭有柏樹二十四株經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折倒士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人伐取父老莫不歎息又以本官領南兗州刺史增督南兗豫徐兗青冀司隸秦幽并十一州諸軍事并前三州移鎮盱眙脩治館宇擬制東城二十九年冬還朝上以御所乘蒼鷹船上迎之遭太妃憂改授大將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持節侍中錄尚書太子太傅如故還鎮東府辭侍中未拜

值元凶肆逆其日劭召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諸王各有常人慮有詐妄致害者至是義恭求常所遣傳詔劭遣之而後入義恭請罷兵凡府內兵仗並送還臺進位太保進督會州諸軍事服侍中服又領大宗師世祖入討劭疑義恭有異志使入住尚書下省分諸子並住神虎門外侍中下省劭聞世祖已次近路欲悉力逆之決戰中道義恭慮世祖船乘陋小劭豕突中流容能爲患乃進說曰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以逸待勞不憂不破也劭從之世祖前鋒至新亭劭挾義恭出戰恆錄在左右故不能自拔戰敗使義恭於東堂簡將義恭先使人具舩於東冶渚因單馬南奔始濟淮追騎已至北岸僅然得免劭大怒遣始興王濬就西省殺義恭十二子世祖時在新林浦義恭既至上表勸世祖卽位曰臣聞治亂無兆倚伏相因乾靈降禍二凶極逆深酷巨痛終古未有陛下忠孝自天赫然電發投袂泣血四海順軌是以諸侯雲赴數均八百義奮之旅其會如林神祚明德有所底止而冲居或躍未登天祚非所以嚴重宗社紹延七百昔張武抗辭代王順請耿純陳欸光武正位况今罪逆無親惡盈釁



滿阻兵安忍戮善崇姦履地戴天畢命俄頃宜早定尊號以固社稷景平之季實惟樂推王室之亂天命有在故抱拜北於壓壁赤龍表於霄徵伏惟大明無私遠存家國七廟之靈近哀黔首荼炭之切時陟帝祚永慰羣心臣負釁嬰罰偷生人壤幸及寬政待罪有司敢以漏刻視息披露肝膽世祖卽祚授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太尉錄尙書六條事南徐徐二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班劍二十人又假黃鉞事寧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劍爲三十人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增封二千戶上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曰聖旨謙光尊師重道欲致拜太傅斯誠弘茲遠風敦闡盛則然周之師保實稱三吏晉因於魏特加其禮帝道嚴極既有常尊考之史載未見茲典故卞壺孫楚並謂人君無降尊之義遠稽聖典卽羣心臣等參議謂不應有加拜之禮詔曰閭薄纂統實憑師範思盡虔恭以承道訓所奏稽諸往代謂無拜禮據文旣明便從所執世祖立太子東宮文案使先經義恭孝建元年南郡王義宣臧質魯爽等反加黃鉞白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臧質七百里馬賜義恭又增封二千戶世

祖以義宣亂逆由於彊盛至是欲削弱王侯義恭希旨乃上表省錄尙書曰臣聞天地設位三極同序皇王化則九官咸事時亮之績昭於虞典論道之風宣於周載台輔之設坐調陰陽元凱之置起釐百揆所以欒鍼矢言侵官是誠陳平抗辭匪職罔答漢承秦後庶僚稱改爵因時變任與世移總錄之制本非舊體列代相沿茲仍未革今皇家中造事遵前文宜憲章先代證文古則停省條錄以依昔典使物競思存人懷勤壹則名實靡愆庸節必紀臣謬典國重虛荷崇位興替宜知敢不輸盡上從其議又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曰臣聞份懸有數等級異儀佩笏有制卑高殊序斯蓋上哲之洪謨範世之明訓而時至彌流物無不弊僭侈由俗軌度非古晉代東徙舊法淪落侯牧典章稍與事廣名實一差難以卒變章服崇濫多歷年所今樞機更造皇風載新耗弊未充百用思約宜備品式之律以定損厭之條臣等地居枝昵位參台輔遵正之首請以爵先致貶之端宜從戚始輒因暇日共參愚懷應加省易謹陳九事雖懼匪衷庶竭微款伏願陛下聽覽之餘薄垂昭納則上下相安表裏和穆矣詔付外

詳有司奏曰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誠是以尙方所制漢有嚴律諸侯竊服雖親必罪降于頃世下僭滋極器服裝飾樂舞音容通於王公達于衆庶上下無辨民志靡壹義恭所陳實允禮度九條之格猶有未盡謹共附益凡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幷幘藩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傳令及油戟公主王妃傳令不得朱服輦不得重櫛鄣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槊旄不得孔雀白氅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裝面冬會不得鐸舞柸柈舞長躡透狹舒丸劍博山緣大幢升五案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著緝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旣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宜止下官而已諸鎮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爲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非輅車不得油幢平乘舩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

悉不得朱油帳鑄不得作五花及豎筍形詔可是歲十一月還鎮京口二年春  
進督東南兗二州其冬徵爲揚州刺史餘如故加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  
殿固辭殊禮又解持節都督并侍中義恭撰要記五卷起前漢訖晉太元表上  
之詔付祕閣時西陽王子尙有威寵義恭解揚州以避之乃進位太宰領司徒  
義恭常慮爲世祖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爲亂乃上表曰古先哲王莫不  
廣植周親以屏帝宇諸侯受爵亦願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禍周漢上乖  
顯授之恩下亡血食之業夫善積慶深宜享長久而歷代侯王甚乎匹庶豈異  
姓皆賢宗室悉不賢由生於深宮不覩稼穡左右近習未值田蘇富貴驕奢自  
往而至聚毛折軸遂乃危禍漢之諸王並置傅相猶不得禁逆七國連謀實由  
彊盛晉氏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禍尾大不掉終古同疾不有更張則其源莫救  
日者庶人恃親殆傾王業去歲西寇藉寵幾敗皇基不圖襄楚復生今釁良以  
地勝兵勇擬成凶惡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兆陛下大明紹祚垂法萬葉臣年  
衰意塞無所知解忝皇族耆長慚慨內深思表管見裨崇萬一竊謂諸王貴重

不應居邊至於華州優地時可蹙出既以有州不須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乎長史掾屬若宜鎮御別差扞城大將若情樂冲虛不宜逼以戎事若捨文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學足充話言遊梁之徒一皆勿許文武從鎮以時休止妻子室累不煩自隨百僚脩詣宜遵晉令悉須宣令齊到備列賓主之則衡泌之士亦無煩干候貴王器甲於私爲用蓋寡自金銀裝刀劍戰具之服皆應輸送還本曲突徙薪防之有素庶善者無懼惡者止姦時世祖嚴暴義恭慮不見容乃卑辭曲意盡禮祇奉且便辯善附會俯仰承接皆有容儀每有符瑞輒獻上賦頌陳詠美德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頭西岸累表勸封禪上大悅三年省兵佐加領中書監以崇藝昭武永化三營合四百三十七戶給府更增吏僮千七百八人合爲二千九百人六年解司徒府太宰府依舊辟召又年給三千匹布七年從巡兼尙書令解中書監八年閏月又領太尉其月世祖崩遺詔義恭解尙書令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尙書令入住城內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爲總統尙書中事委顏師伯外監所統委王玄謨前廢帝卽

位詔曰總錄之典著自前代孝建始年雖暨并省而因革有宜理存濟務朕爰獨在躬未涉政道百揆庶務允歸尊德太宰江夏王義恭新除中書監太尉地居宗重受遺阿衡實深憑倚用康庶績可錄尚書事本官監太宰王如故侍中驃騎大將軍南兗州刺史巴東郡開國公新除尚書令元景同稟顧誓翼輔皇家贊業宣風繫公是賴可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一依舊准領丹陽尹侍中領公如故又增義恭班劍爲四十人更申殊禮之命固辭殊禮義恭性嗜不恆日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遊款意好亦多不終而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幸者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律游行或三五百里世祖恣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世祖自爲義恭作傳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等謀欲廢立永光元年八月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子時年五十三斷析義恭支體

分裂腸胃挑取眼精以蜜漬之以爲鬼目精太宗定亂令書曰故中書監太宰  
領太尉錄尚書事江夏王道性淵深睿鑒通遠樹聲列藩宣風鉉德位隆姬輔  
任屬負圖勤勞國家方熙託付之重盡心毗道永融雍穆之化而凶醜忌威奄  
加冤害夷戮有暴殲宥無聞憤達幽明痛貫朝野朕蒙險在難含哀莫申幸賴  
宗祏之靈克纂祈天之祚仰惟勳戚震動于厥心昔梁王徵庸警蹕備禮東平  
好善黃屋在廷况公德猷弘懋彝典未殊者哉可追崇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  
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如故給九旒鸞輅虎賁班劍百人前  
後部羽葆鼓吹輜輳車泰始三年又下詔曰皇基崇建屯剝維難弘啓熙載底  
績忠果故從饗世祀勒勳宗彝世祖寧亂定業實資翼亮故使持節侍中都督  
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江夏文獻王義恭故使持節侍中  
都督南豫江豫三州軍事太尉南豫州刺史巴東郡開國忠烈公元景故侍中  
司空始興郡開國襄公慶之故持節征西將軍雍州刺史洸陽縣開國肅侯慤  
或體道冲玄變化康世或盡誠致効庚難龕逆宜式遵國典陪祭廟庭義恭長

宋

書

卷六十一

列傳

十一中華書局聚

子朗字元明出繼少帝封南豐縣王食邑千戶爲湘州刺史持節侍中領射聲校尉爲元凶所殺世祖卽位追贈前將軍江州刺史孝建元年以宗室祇長子歆繼封祇伏誅歆還本泰始三年更以宗室韞第二子銑繼封爲祕書郎與韞俱死順帝昇明二年復以宗室琨子績繼封三年薨會齊受禪國除朗弟叡字元秀太子舍人爲元凶所害追贈侍中諡宣世子大明二年追封安隆王以第四皇子子綏字寶孫繼封食邑三千戶追諡叡曰宣王以子綏爲都督郢州諸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進號後軍將軍加持節太宗泰始元年進號征南將軍改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戶改叡爲江夏宣王子綏未受命與晉安王子勛同逆賜死七年太宗以第八子躋字仲升繼義恭爲孫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戶後廢帝卽位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東中郎將會稽太守進號左將軍齊受禪降爲沙陽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戶謀反賜死叡弟韶字元和封新吳縣侯官至步兵校尉追贈中書侍郎諡曰烈侯韶弟坦字元度平都懷侯坦弟元諒江安愍侯元諒弟元粹興平悼侯坦元諒元粹並追贈散騎侍郎元



粹弟元仁元方元旒元淑元胤與朗等凡十二人並爲元凶所殺元胤弟伯禽  
孝建三年生義恭諸子旣遇害爲朝廷所哀至是世祖名之曰伯禽以擬魯公  
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官至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又爲前廢帝所殺諡曰哀世子  
又追贈江夏王改諡曰愍伯禽弟仲容封永脩縣侯爲寧朔將軍臨淮濟陽二  
郡太守仲容弟叔子封永陽縣侯叔子弟叔寶及仲容叔子並爲前廢帝所殺  
諡仲容叔子並曰殤侯

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太祖爲荊州高祖使隨往江陵由是特  
爲太祖所愛元嘉元年封衡陽王食邑五千戶五年爲征虜將軍八年領石頭  
戍事九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右將軍南徐州刺史十六年代臨川  
王義慶都督荆湘雖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  
故給鼓吹一部先是義慶在任值巴蜀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躬行節  
儉畜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肉義  
季哀其志給豐每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

書啓事唯自署名而已二十年加散騎常侍進號征西大將軍領南蠻校尉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爲長夜之飲略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之曰誰能無過改之爲貴耳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命世中比比皆汝所諳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吾試禁斷并給藥膳至今能立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晉元帝人主尙能感王導之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既有美尙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厲乃復須嚴相割裁坐諸紘紘然後少止者幸可不至此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臨書歎塞義季雖奉此旨酣縱如初遂以成疾上又詔之曰汝飲積食少而素羸多風常慮至此今果委頓縱不能以家國爲懷近不復顧性命之重可歎可恨豈復一條本望能以理自厲未欲相苦耳今遣孫道胤就楊佛等令晨夕視汝并進止湯食可開懷虛受慎勿隱避吾飽嘗見人斷酒無宅嫌吸蓋是當時甘嗜罔己之意耳今者憂怛政在性命未暇及美業復何爲吾煎毒至此邪義季終不改以至於終二十一年爲都督南兗徐青冀幽

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登舟之日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爲美談二十二年進督豫州之梁郡遷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都督如故明年索虜侵逼北境擾動義季懲義康禍難不欲以功勤自業無它經略唯飲酒而已太祖又詔之曰杜驥申怙倉卒之際尙以弱甲瑣卒徼寇作援彼爲元統士馬桓桓既不懷奮發連被意旨猶復逡巡豈唯大乖應赴之宜實孤百姓之望且匈奴輕漢將自此而始賊初起逸未知指趨故且裝束兼存觀察耳少日勢漸可見便應大有經略何合安然遂不敢動遣軍政欲乘際會拯危急以申威援本無驅馳平原方幅爭鋒理又山路易馮何以畏首尾迴弱若謂事理政應如此者進大鎮聚甲兵徒爲煩耳二十四年義季病篤上遣中書令徐湛之省疾召還京師未及發薨於彭城時年二十三太尉江夏王義恭表解職迎喪不許上遣東海王禕北迎義季喪追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子恭王蕤字子岐嗣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世祖大明元年薨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子伯道嗣順帝昇平三年薨其年齊

受禪國除

史臣曰戒懼乎其所不覩恐畏乎其所不聞在於慎所忽也江夏王高祖寵子位居上相大明之世親典冠朝屈體降情槃辟於軒檻之上明其爲卑約亦已至矣得使虐朝暴主顧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磔體分肌古人以隱微致戒斯爲篤矣

宋書卷六十一

宋書卷六十一考證

廬陵孝獻王義真傳侍讀學士蔡茂之○臣承蒼按是時無侍讀學士官名當

從南史作侍讀博士

江夏文獻王義恭傳挑取眼精以蜜漬之以爲鬼目精○精南史作粽

衡陽文王義季傳故將軍蘇徽○徽南史作徵

宋書卷六十一考證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宋書卷六十二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二十二

羊欣

張敷

王微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汎覽經籍尤長隸書不疑初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二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絹帟書寢獻之書帟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書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欣嘗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領平西將軍以欣爲平西參軍仍轉主簿參預機要欣欲自疎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重

之以爲楚臺殿中郎謂曰尙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爲輕也欣拜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不出義熙中弟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謂諮議參軍鄭解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恨不識之卽板欣補右將軍劉藩司馬轉長史中軍將軍道憐諮議參軍出爲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並不就太祖重之以爲新安太守前後凡十三年游玩山水甚得適性轉在義興非其好也頃之又稱病篤自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高祖太祖並恨不識之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關元嘉九年卒時年七十三子俊早卒弟徽字敬猷世譽多欣高祖鎮京口以爲記室參軍掌事八年遷中書郎直西省後爲太祖西中郎長史河東太守子瞻元嘉末爲世祖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卒官

張敷字景胤吳郡人吳興太守邵子也生而母沒年數歲問母所在家人告以



死生之分敷雖童蒙便有思慕之色年十許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見從母常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玄書兼屬文論少有盛名高祖見而愛之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敷見接引丞初初遷祕書郎嘗在省直中書令傅亮貴宿權要聞其好學過候之敷臥不卽起亮怪而去父邵爲湘州去官侍從太祖版爲西中郎參軍元嘉初爲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爲撫軍功曹轉記室參軍時義恭就太祖求一學義沙門比沙門求見發遣會敷赴假還江陵太祖謂沙門曰張敷應西當令相載及敷辭上謂曰撫軍須一意懷道人卿可以後輻載之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旨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說遷正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赴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赴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詎可輕往邪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訓接甚歡旣而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赴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至今慕之其源流

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後軍長史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報以疾篤敷往奔省自發都至吳興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世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朞而卒時年四十一琅邪顏延之書弔茂度曰賢弟子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面以來便申忘年之好比雖艱隔成阻而情問無睽薄莫之人冀其方見慰說豈謂中年奄爲長往聞問悼心有兼恆痛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寶一旦喪失何可爲懷其見重如此世祖卽位詔曰司徒故左長史張敷貞心簡立幼樹風規居哀毀滅孝道淳至宜在追甄於以報美可追贈侍中於是改其所居稱爲孝張里無子

王微字景玄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弟子也父孺光祿大夫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年十六州舉秀才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並不就起家司徒祭酒轉主簿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人始興王友父憂去官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微素無宦情稱疾不

就仍除中書侍郎又擬南琅邪義興太守並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  
郎微與湛書曰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蹇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騶會忽扣葦門  
閭里咸以爲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值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  
石禿鷲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鬯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  
探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  
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戒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兼鱗雜襲  
者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爲  
劫勒通家疾病一人塵穢難堪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囂乎書云任官維賢才  
而君擢士先疹廢芄芄械樸似不如此且弟曠違兄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  
不任輿曳入閣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比君曰表  
裏無假長因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卽華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  
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况無  
古人之才概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

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己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敦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搥提禮學本不參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走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真素者又不宜居華留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爲人賜舉未以己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駢藉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滂濊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矣子將明魂必靈哈於萬里汝穎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或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尙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吊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將咲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諛耳微旣爲始興王濬府吏濬數相存慰微奉答牋書輒飾以辭采微爲文古甚

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爲訴屈微因此又與從弟僧綽書曰吾雖無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嘗不以止足爲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爲一旦落漢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然邪詎容都不先聞或可不知耳衣冠胄胤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傾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於規矩細行難可詳料疹疾日滋縱恣益甚人道所貴廢不復脩幸值聖明兼容置之教外且舊恩所及每蒙寬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難復支振民生安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解日偷存盡於大布糲粟半夕安寢便以自度血氣盈虛闕復稍道長以大散爲和羹弟爲不見之邪疾廢居然且事一己上不足敗俗傷化下不至毀辱家門泊爾尸居無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實吾與弟書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舉爲無所因反覆思之了不能解豈見吾近者諸牋邪良可怪笑吾少學作文又晚節如小進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飾謝對尊貴不厭敬恭且文詞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訴屈邪爾者真可謂真素寡矣其數旦見客小防自

來盈門亦不煩獨舉吉也此輩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居今地萬物初不以相非然魯器齊虛實宜書紳今三署六府之人誰表裏此內儻疑弟豫有力於素論何如哉則吾長阨不死終誤盛壯也江不過彊吹拂吾云是巖穴人巖穴人情所高吾得當此則雞鶩變作鳳皇何爲干飾廉隅秩秩見於面目所惜者大耳諸舍闔門皆蒙時私此旣未易陳道故常因含聲不言至兄弟尤爲叨竊臨海頻煩二郡謙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矣又前年優旨自弟所宣雖夏后撫辜人周宣及鰥寡不足過也語皆循檢校迹不爲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白稍學詔詐且吾何以爲足不能行自不得出戶頭不耐風故不可扶曳家本貧餒至於惡衣蔬食設使盜跖居此亦不能兩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令選官設作此舉於吾亦無劍戟之傷所以歎歎畏人之多言也管子晉賢乃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視明聽聰而返區區飾吾何辯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爲伍放勳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似不肯睽睽奉牋記彫琢獻文章居家近市塵

親戚滿城府吾猶自知袁陽源輩當平此不飾詐之與直獨兩不關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塞羣賢矣兼悉怒此言自爾家任兄故能也日日望弟來屬病終不起何意向與江書粗布胸心無人可寫比面乃具與弟書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既惡勞不得多語樞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屬欲見自可示無急付手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豫其議慮爲微所咎與書自陳微報之曰卿昔稱吾於義興吾嘗謂之見知然復自怪鄙野不參風流未有一介熟悉於事何用獨識之也近日何見綽送卿書雖知如戲知卿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論卿少陶玄風淹雅脩暢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尤麤笨無好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劇讀遂絕意於尋求至二十左右方復就觀小說往來者見床頭有數帙書便言學問試就檢當何有哉乃復持此擬議人邪尙獨愧矣揚子之褻贍猶恥辭賦爲君子若吾篆刻非亦甚矣卿諸人亦當尤以此見議或謂言深博作一段意氣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以每見世人文賦

書論無所是非不解處卽日借問此其本心也至於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時病虛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攝養有徵故門冬昌朮隨時參進寒溫相補欲以扶護危羸見冀白首家貧乏役至於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門生入草采之吾實倦遊醫部頗曉和藥尤信本草欲其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矯慕不羈不同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書績蓋亦鳴鶴識夜之機盤紆糾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仿像也不好詰人能忘榮以避權右宜自密應對舉止因卷慚自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由來有此數條二三諸賢因復架累致之高塵詠之清壑瓦礫有資不敢輕廁金銀也而頃年嬰疾沉淪無已區區之情愒於生存自恐難復而先命猥加魂氣褻爾常人不得作常自處疾苦正亦臥思已熟謂有記自論既仰天光不天庶類兼望諸賢共相哀體而卿首唱誕言布之翰墨萬石之慎或未然邪好盡之累豈其如此綽大駭歎便是闔朝見病者吾本僂人加疹意惛一旦聞此便惶怖矣五六日來復苦心痛引喉狀如胸中悉腫甚自憂力作此答無復條貫貴布所



懷落漠不舉卿既不可解立欲便別且當笑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如此者十餘年太祖以其善筮賜以名著弟僧謙亦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治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治哀痛謙不能已以書告靈曰弟年十五始居宿於外不爲察慧之譽獨沉浮好書聆琴聞操輒有過目之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長病或有小間輒稱引前載不異舊學自爾日就月將著名邦黨方隆夙志嗣美前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往酷痛煩冤心如焚裂尋念平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濁酒忘愁圖籍相慰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奈何罪酷斃然獨坐憶往年散發極目流涕吾不舍日夜又恆慮吾羸病豈圖奄忽先歸冥冥反覆萬慮無復一期音顏髣髴觸事歷然弟今何在令吾悲窮昔仕京師分張六旬耳其中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念縣心無物能譬方欲共營林澤以送餘年念茲有何罪戾見此天酷沒於吾手觸事痛恨吾素好醫術不使弟子得全又尋思不精致有枉過念此一條特復痛酷痛酷

奈何吾罪奈何弟爲志奉親孝事兄順雖僮僕無所叱咄可謂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冲和淹通內有皂白舉動尺寸吾每咨之常云兄文骨氣可推英麗以自許又兄爲人矯介欲過宜每中和道此猶在耳萬世不復一見奈何唯十紙手迹封圻儼然至於思戀不可懷及聞吾病肝心寸絕謂當以幅巾薄葬之事累汝奈何反相殯送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二庭此風若行便可家有孝婦仲長昌言亦其大要劉新婦以刑傷自誓必留供養殷太妃感柏舟之節不奪其志僕射篤順范夫知禮求得左率第五兒廬位有主此亦何益冥然之痛爲是存者意耳吾窮疾之人平生意志弟實知之端坐向窗有何慰適正賴弟耳過中未來已自渴望今云何得立自省悞毒無復人理比煩冤困憊不能作刻石文若靈響有識不得吾文豈不爲恨儻意慮不遂謝能思之如狂不知所告辨明書此數紙無復詞理略道阡陌萬不寫一阿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憂我他日寶惜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今也唯速化耳吾豈復支冥冥中竟復云何弟懷隨和之寶未及光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當辦

此不今已成服吾臨靈取常共飲杯酌自釀酒寧有仿像不寃痛寃痛元嘉二十年卒時年二十九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輜旒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爲靈二宿便毀以嘗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世祖卽位詔曰微棲志貞深文行惇洽生自華宗身安隱素足以賁茲丘園惇是薄俗不幸蚤世朕甚悼之可追贈祕書監

史臣曰燕太子吐一言田先生吞舌而死安邑令戒屠者閔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內懷耿介峻節不可輕干袁淑笑謔之間而王微弔詞連牘斯蓋好名之士欲以身爲珪璋皦皦然使塵玷之累不能加也

宋書卷六十二



宋書卷六十二考證

羊欣傳欣時年十二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兩時字當衍其一

高祖謂諮議參軍鄭解之曰羊徽一時美器○解之當屬鮮之之訛

王徽傳夫奇士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爲伍放勳其猶難之○放監本訛於今改

正

宋書卷六十二考證



宋書卷六十三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二十三

王華 王曇首 殷景仁 沈演之

王華字子陵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弟也祖蒼衛將軍會稽內史父廡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居在吳晉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廡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廡卽聚衆應之以女爲貞烈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國寶旣死恭檄廡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廡廡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華時年十二在軍中與廡相失隨沙門釋曇永逃竄時牢之搜檢覓華甚急曇永使華提衣幘隨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永呵罵云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少有志行以父存亡不測布衣蔬食不交游如此十餘年爲時人所稱美高祖欲收其才用乃發廡喪問使華制服用服闋高祖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

宋

書

卷六十三

列傳

一

中華書局聚

刺史辟華爲州主簿仍轉鎮西主簿治中從事史歷職著稱太祖征江陵以爲西中郎主簿遷咨議參軍領錄事太祖進號鎮西復隨府轉太祖未親政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尙物不欲人在己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二三以矯之嘗於城內相逢華陽不知是邵謂左右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出行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爲華所糾坐被徵華代爲司馬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太祖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疑不敢下華建議曰羨之等受寄崇重未容便敢背德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每生情多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且三人勢均莫相推伏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太祖從之留華總後任上卽位以華爲侍中領驍騎將軍未拜轉右衛將軍侍中如故先是會稽孔甯子爲太祖鎮西咨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甯子先爲高祖太尉主簿陳損益曰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人慎其舉雖復因革不同損益有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僉曰煥乎欽明之誥拔茅征吉著於



幽賁之爰晉師有成瓜衍作賞楚乘無入蔦買不賀今舊命惟新幽人引領韶之盡美已備於振綱武之未盡或存於理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尤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爲二千石長吏者以付選官隨缺敘用得賢受賞失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然舉爾所知非求多人因百官之明孰與一識之見執咎在己豈容徇物之私今非以選曹所銓果於乖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使求賢闢其廣塗考績取其少殿若才實拔羣進宜尙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守豈限資秩自此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蒞之官誠曰吏職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於刀筆能事之功接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歲豈惟政無秕蠹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清私請漸塞士多心競仁必由己處士砥自求之節仕子藏交馳之情甯子庸微不識治體冒昧陳愚退懼違謬甯子與華並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等秉權日夜構之於太祖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弒君亭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

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咤歎曰當見太平時不元嘉二年甯子病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侍中如故宋世惟華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卽拜以此爲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有燕不之詣若宜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弟曇首爲太祖所任與華相埒華嘗謂己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四年卒時年四十三追贈散騎常侍衛將軍九月上思誅羨之之功追封新建縣侯食邑千戶諡曰宣侯世祖卽位配饗太祖廟庭子宣侯嗣官至左衛將軍卒子長嗣太宗泰始二年坐罵母奪爵以長弟終紹封後廢帝元徽三年終上表乞以封還長許之齊受禪國除華從父弟鴻五兵尙書會稽太守

王曇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業尙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脩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並膏梁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旣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悅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

豫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第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臣門戶何寄高祖大笑曇首有識局智度喜愠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爲飾玩自非祿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太祖爲冠軍徐州刺史留鎮彭城以曇首爲府功曹太祖鎮江陵自功曹爲長史隨府轉鎮西長史高祖甚知之謂太祖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景平中有龍見西方半天騰上廕五綵雲京都遠近聚觀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氣太祖入奉大統上及議者皆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固勸上猶未許曇首又固陳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數旬旣下在道有黃龍出負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堪之及卽位又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爲侍中尋領右衛將軍領驍騎將軍以朱容子爲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平謝晦曇首及華之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榮不肯

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曇首繼啓曰旣無墨敕又闕幡榮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爲非禮但旣據舊使應有疑却本末曾無此狀猶宜厥咎其不請白虎幡銀字榮致門不時開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時封詔已成出以示曇首曇首曰近日之事豐難將成賴陛下英明速斷故罪人斯戮臣等雖得仰憑天光効其毫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不能奪故封事遂寢時兄弘錄尚書事又爲揚州刺史曇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怏怏又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太祖曰豈有欲建大廈而遺其棟梁者哉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亦何吳郡之有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臥治曇首勸弘減府兵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七年卒太祖

爲之慟中書舍人周起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詹事如故九年以預誅羨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邑千戶諡曰文侯世祖卽位配饗太祖廟庭子僧綽嗣別有傳少子僧虔昇明末爲尙書令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散騎常侍特進左光祿大夫父道裕蚤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謚見而以女妻之初爲劉毅後軍參軍高祖太尉行參軍建議宜令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爲黜陟遷宋臺祕書郎世子中軍參軍轉主簿又爲驃騎將軍道憐主簿出補衡陽太守入爲宋世子洗馬仍轉中書侍郎景仁學不爲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高祖甚知之遷太子中庶子少帝卽位入補侍中累表辭讓又固陳曰臣志幹短弱歷著出處值皇塗隆泰身荷恩榮階牒推遷日月頰積失在饗餐患不自量而奉聞今授固守愚心者竊惟殊次之寵必歸器望喉膺之任非才莫居三省諸躬無以克荷豈可苟順甘

榮不知進退上虧朝舉下貽身咎求之公私未見其可顧涯審分誠難庶幾踰方越序易以誠懼所以俯仰周惶無地寧處若惠澤廣流蘭艾同潤回改前旨賜以降階雖實不敏敢忘循命臣迕違之愆既已屢積寧當徒尙浮采塵黷天聽丹情慙款仰希照察詔曰景仁退挹之懷有不可改除黃門侍郎以申君子之請尋領射聲頃之轉左衛將軍太祖卽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左衛如故時與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驍騎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並時爲侍中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下省景仁長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彥之爲中領軍侍中如故太祖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臨哭下詔曰朕夙懼偏罰情事兼常每思有以光隆懿戚少申罔極之懷而禮文遺逸取正無所監之前代用否又殊故惟疑累年在心未遂蘇夫人奄至傾殂情禮莫寄追思遠恨與事而深日月有期將卜窆窆便欲粗依春秋以貴之義式遵二漢推恩之典但動藉史筆傳之後昆稱心而行或容未允可時共詳

論以求其中執筆永懷益增感塞景仁議曰至德之感靈啓厥祥文母倪天寶  
熙皇祚主上聿遵先典號極徽崇以貴之義禮盡於此蘇夫人階緣戚屬情以  
事深寒泉之恩實感聖懷明詔爰發詢求厥中謹尋漢氏推恩加爵于時承秦  
之弊儒術蔑如自君作故罔或前典懼非盛明所宜軌蹈晉監二代朝政之所  
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  
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臣豫蒙博逮謹露庸短上從之丁母憂葬竟起爲領  
軍將軍固辭上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赴輿載還府九年服闋遷尙書僕  
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爲領軍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高祖俱以宰相許之湛尙  
居外任會王弘華曇首相係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政事湛旣入以景仁位遇  
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太祖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  
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復遷中書令護軍僕射如故尋  
復以僕射領吏部護軍如故湛愈忿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太祖太祖遇之  
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不見許使

宋

書

卷六十二

列傳

五 中華書局聚

停家養病發詔遣黃門侍郎省疾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太祖雖知當有以終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遷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主第以爲護軍府密邇宮禁故其計不行景仁臥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表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猶稱脚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領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拜畢便覺其情理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閣何得有大樹旣而曰我誤邪疾轉篤太祖謂不利在州司使還住僕射下省爲州凡月餘卒或云見劉湛爲祟時年五十一追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諡曰文成公上與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書曰殷僕射疾患少日奄忽不救其識具經遠奉國竭誠周游繾綣情兼常痛民望國器遇之爲難惋歎之深不能已已汝亦同不往矣如何世祖大明五年行幸經景仁墓詔曰司空文成公景仁德量淹正



風識明允徽績忠謨夙達先照惠政茂譽寔留民屬近瞻丘墳感往興悼可遣使致祭子道矜幼而不慧官至太中大夫道矜子恆太宗世爲侍中度支尙書屬父疾積久爲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有病更無橫疾恆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可降爲散騎常侍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將軍吳國內史曾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城爲鮮卑慕容恪所陷不屈節見殺追贈東陽太守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質初爲揚州主簿高祖太尉參軍吳山陰令治皆有聲朱齡石伐蜀爲齡石建威府司馬加建威將軍平蜀之功亞於元帥卽本號爲西夷校尉巴西梓潼郡太守戍涪城東軍旣反二郡彊宗侯勸羅奧聚衆作亂四面雲合遂至萬餘人攻城急叔任東兵不滿五百推布腹心衆莫不爲用出擊大破之逆黨皆平高祖討司馬休之齡石遣叔任率軍來會時高祖領鎮西將軍命爲司馬及軍還以爲揚州別駕從事史以平蜀全涪之功封寧新縣男食邑四百四十戶出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以疾還都義熙十四年卒時年五十

長子融之蚤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家世爲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別爵吉陽縣五等侯郡命主簿州辟從事史西曹主簿舉秀才嘉興令有能名入爲司徒祭酒南譙王義宣左軍主簿錢唐令復有政績復爲司徒主簿丁母憂起爲武康令固辭不免到縣百許日稱疾去官服闋除司徒左司掾州治中從事史元嘉十二年東諸郡大水民人饑饉吳義興及吳郡之錢唐升米三百以演之及尚書祠部郎江邃並兼散騎常侍巡行拯卹許以便宜從事演之乃開倉廩以賑饑民民有生子者口賜米一斗刑獄有疑枉悉制遣之百姓蒙賴轉別駕從事史領本郡中正深爲義康所待故在府州前後十餘年後劉湛劉威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義與湛等不同湛因此讒之於義康嘗因論事不合旨義康變色曰自今而後我不復相信演之與景仁素善盡心於朝廷太祖甚嘉之以爲尚書吏部郎十七年義康出藩誅湛等以演之爲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曄爲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二十

年遷侍中右衛將軍如故太祖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平賜羣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之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乎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廓清京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不開也二十一年詔曰總司戎政翼贊東朝惟允之舉匪賢莫授侍中領右衛將軍演之清業貞審器思沉濟右衛將軍彞才應通敏懷清要並美彰出內誠亮在公能克懋厥猷樹績所莅演之可中領軍彞可太子詹事彞懷逆謀演之覺其有異言之太祖彞尋事發伏誅遷領國子祭酒本州大中正轉吏部尙書領太子右衛率雖未爲宰相任寄不異也素有心氣疾病歷年上使臥疾治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伎不受二十六年車駕拜京陵演之以疾不從上還宮召見自勉到坐出至尙書下省暴卒時年五十三太祖痛惜之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貞侯演之昔與同使江邃字玄遠濟陽考城人頗有文義官至司徒記室參軍撰文釋傳於世演之子睦至黃門郎通直散騎常侍世祖大明初

宋

書

卷六十二

列傳

七 中華書局聚

坐要引上左右俞欣之訪評殿省內事又與弟西陽王文學勃忿鬪不睦坐徙  
始興郡勃免官禁錮勃好爲文章善彈琴能圍碁而輕薄逐利歷尚書殿中郎  
太宗泰始中爲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時欲北討使勃還鄉里募人多受貨賄  
上怒下詔曰沈勃琴書藝業口有美稱而輕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過度妓  
女數十聲酣放縱無復劑限自恃吳興土豪比門義故脅說士庶告索無己又  
輒聽募將委役還私託注病叛遂有數百周旋門生競受財貨少者至萬多者  
千金考計贓物二百餘萬便宜明罰敕法以正典刑故光祿大夫演之昔受深  
遇忠績在朝尋遠矜懷能無弘律可徙勃西垂令思愆悔於是徙付梁州廢帝  
元徽初以例得還結事阮佃夫王道隆等復爲司徒左長史爲廢帝所誅順帝  
卽位追贈本官勃弟統大明中爲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役  
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百人統輕役過差有司奏免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  
不祇給主可量聽行杖得行幹杖自此始也演之兄融之子暢之襲寧新縣男  
大明中爲海陵王休茂北中郎諮議參軍爲休茂所殺追贈黃門郎子羣嗣齊

受禪國除

史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甯子之力也彼羣公義雖往結恩實今疎而任卽曩權意非昔主居上六之窮爻當來寵之要輟顛覆所基非待他覺况於廢殺之重其隙易乘乎夫殺人而取其璧不知在己與累傾物而移其寵不忌自我難持若二子永年亦未知來禍所止也有能戒彼而悟此則所望於來哲

宋書卷六十三

宋

書

卷六十三

列傳

八

中華書局聚



宋書卷六十三考證

王華傳華時年十二○二南史作三

隨沙門釋曇永逃竄○永南史作冰

子宣侯嗣官至左衛將軍卒子長嗣○南史作子定侯嗣 臣照 按王僧綽傳云

華子嗣人才既劣位遇亦輕僧綽謂蔡興宗曰弟名位應與新建齊新建者

嗣之封也然則嗣乃華子之名其後或謚為定侯耳南史宣侯作定侯蓋燦

子嗣嗣之文疊多嗣字不明故改稱其謚宣與定相近宋書復訛定為宣華

既謚宣子不應復謚宣當是定字

王曇首傳中書舍人周起侍側○周起南史作周赴 臣承蒼 按張敷殷景仁傳

俱有中書舍人周赴作赴為是

宋書卷六十三考證